# 按遼疏稿

# 按遼疏稿卷之六

奏繳新餉疏

奏爲撫道同時候代遼餉支銷當明伏乞

聖明亟賜查覈以杜侵冒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王興呈蒙

臣批該本道呈前事蒙批新兵銀兩兵部以地方未報恐其支銷不明特請

旨查乃各道遷延不行送造業已十月於茲長安之口日騰而本院之眼欲穿矣及得送到文册又

止該道與開元道兩處而分巡寧前二道竟未造報此事非有修屯之難苟無侵冒那移情弊一書手之力耳邊務即冗何至不能分半日之閑料理及此而直爲是遲遲也據呈兩道徑送本院零星不便合總該道仍速移文馬上差人查取要見原銀三十萬兩各道分去若干其餘見貯何處曾否侵冒那移有無見在俱以九月終爲止照依原發冊式務要總撒相投類造一冊報院以憑覆覈

奏毋再遲延益茲浮議冊五本併發蒙此遵依即

移文差人赴分巡寧前二道查取去後隨准分
巡寧前二道過送該道兵餉文冊到道准此該
本道查得部發募兵餉銀三十萬兩內本道下
原收餉銀七萬五千兩內本道所屬召募幷分
巡海蓋二道咨送揀選堪戰隸籍新兵共二千
四百一十三名買過馬駝共五百六十七匹隻
及製造器械幷新兵與援遼西兵月糧料草等
項以用過銀四萬六千六百八十兩九錢一分
一釐七絲四忽九微七纖二塵未用見貯定遼

前庫餉銀幷扣除還庫逃兵月糧草料銀共二萬八千三百一十九兩八分八釐九毫二絲五忽二纖八塵又開原道下原收餉銀四萬五千兩內召過揀選堪戰隸籍新兵一千六百五十名買過馬八百七匹幷製造器械及新兵安家月糧料草等項已用過銀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兩九錢三分九釐五毫一絲五忽未用見貯三萬庫餉銀幷追完沙退新兵安家銀共六千六十六兩六分四毫八絲五忽又寧前道下原

收餉銀二萬兩內召過揀選堪戰隸籍新兵八百二十三名買過馬三百匹并製造器械價值及新兵援兵月糧料草等項已用過銀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五兩五錢四分八釐未用見貯寧遠庫餉銀并扣除沙退及脫逃新兵還庫月糧銀共六百四兩四錢五分二釐又分巡道原收餉銀一十六萬兩內召兵買馬并新兵標兵援兵支過馬價安家月糧料草等項已用過銀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二兩六錢未用見貯廣寧庫

餉銀并追完分塡正兵等營堡及逃故新兵還庫安家月糧銀共一十四萬四千七十七兩四錢及查該道詳內開稱代爲遼陽寧前資募見在新兵一千五百二十一名買過馬二百匹內除分塡遼陽楊松等八百名內支過安家六百七十六名每名安家銀三兩共銀二千二十八兩未領安家一百二十四名計八百名月糧各支不等共銀五千一百九兩三錢二項共銀七千一百三十七兩三錢應於正項開銷外其分

填錦義戚家正兵等營堡新兵周得功等七百
二十一名內支領安家七百一十八名每名銀
三兩共銀二千一百五十四兩月糧銀各支不
等共銀三千三百七十九兩六錢二分各丁以
爲填實別地顧戀產業殊覺不願故此呈請分
發錦義等城堡其原支安家銀兩俱已追扣完
庫至於支過官餉本應如數追還但各丁俱係
村屯遠來投伍歷操一日應支一日糊口之需
若令追還抑恐渙散營伍復虛錢糧尤無所補

似應姑准新餉開銷緣由具呈本院詳批該道
速速徑送分守道類總此繳冊併發回該道依
彙造冊前來總類今該本道覆看得部發新餉
銀三十萬兩原為遼陽開原寧前召兵買馬造
器應用而分巡道分塡錦義戚家正兵等營堡
新兵七百二十一名原爲遼陽寧前兩道代募
祇緣各丁戀其故土産業不肯遠離他鄉是以
該道分塡本處營堡則支過餉銀應追完庫但
該道既稱恐其渙散且分塡各兵支過新餉雖

非正項動用、亦屬公家之事、似應姑免追還、至於該道資送太道隷籍新兵八百名內解至途中、逃去一十四名及解到收操而又陸續逃去四十六名、共逃兵六十名內有原在彼處支領安家者、本道照依逃名、過文該道查追逕還該庫、其各道召兵買馬製器等項用過銀兩自去年各月日不等起俱至今年九月終爲止、准各道開稱、查無虛冒情弊、照式類造文冊呈報到臣、據此卷查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都察院巡按遼東一百八十七號勘劄准兵部
咨職方司案呈照得本部因遼兵單弱虜患頻
仍議增募有馬壯兵一萬人請發餉銀三十萬
爲募兵買馬之用隨於秋防疏內奉
聖旨你們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漕
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
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遼鎮以爲
募兵充餉之用欽此欽遵該本部題委員外郎葉
世英轉解餉銀就便查驗各道募過數目取冊

報部、隨據葉員外親自領解戶部發還太僕寺漕折銀五萬兩、太僕寺班價銀五萬兩、又本部題差光祿寺署正張應棟續解戶部漕折銀五萬兩、又於八九等月、據南京戶兵工三部、委官指揮趙吉禎等、共解銀十五萬兩、俱解赴遼鎮去訖、去年十一月內、葉員外至鐵嶺地方病故、至今該鎮兵馬、奏過數目、用費餉銀若干、並未報部、近因遼陽長定堡失事、撫鎮該道各奉嚴旨革任、誠恐前項餉銀支銷未明、合題

請行巡按御史作速查覈等因案呈到部爲照遼事
所以敝壞由兵餉之匱詘也兵餉之所以侵冒
由奏繳之不明也項者
聖明重念遼鎭阽危特采臣部末議增兵萬人發餉
銀三十萬兩湊合南北部寺庫藏之積僅乃充
數其籌之甚苦而處之亦甚艱矣餉旣湊集卽
當以此項新增之餉充新募兵馬之用若舊兵
舊餉自有戸部正額在焉錢糧界限要當分明
特乞

皇上以召募責撫道以查覈責御史而已自去年前項餉銀至遼之日至今年二月終止某道領銀若干兩召兵若干名買馬若干匹用過安家銀及月糧草料銀若干兩其未經召買見今存留實在銀若干兩如有別項那移要查係某項虧欠餉銀及今作何抵補及所以那移之故當那何人是在按臣一一嚴精檢查而銀數可得矣又自前項餉銀至遼以後募過之兵果否精銳買過之馬果否膘壯見今作何屯操作何訓練其

未募之兵作何設法募完或地方空虛應募者
少當作何計較奏
請定奪是在撫道一實心料理而按臣仍督察焉而
兵數可得矣以上二項俱要文到一月內即完
具青冊奏
聞以後仍按月報部以憑稽考倘有侵欺別弊即按
臣執法參奏不問文武官員人等俱照侵欺邊
方錢糧事例置之重典以垂永戒既經該司案
呈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聖明勑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該鎮新增兵餉原因召募設處有無着落地方官如何通不明言着廵按御史嚴行查覈併添過兵馬若干果否堪用俱依限從實奏報如有別弊即行叅究不得縱容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已經案行分守道移會各道嚴查去後屢經牌催續於十月十七日據該道右叅議王輿止將分守開原二道召募兵馬并用過銀兩數目造

冊詳報到臣查無分巡寧前二道召兵錢糧又經駁批去後今於十一月二十日據該道將各道召募兵馬幷用過及見在銀兩各數目備造文冊詳報前來該臣覆查得部發募兵餉銀三十萬兩內據各道通共用過銀一十二萬九百三十二兩九錢九分八釐五毫八絲九忽九微七纖二塵內召過新兵五千六百七名買過馬駝一千八百七十四匹隻幷各兵安家月糧料草製造器械價值等項正用銀一十萬七十四

兩二錢五分九釐七毫九絲九忽九微七纖二塵給過援遼副將萬化孚等營官兵行月糧料肉菜等項不係正用銀二萬八百五十八兩七錢三分八釐七毫九絲其未用銀尚有一十七萬九千六十七兩一釐四毫一絲二纖八塵見貯定遼前等四庫今據類冊開稱並無虛冒情弊爲照遼左自投降開釁拱歹復讐因而牢賽挾賞奴酋弄兵入我靖安壓我撫順地方畢竟幾於不支是以兵部不得已有增兵之議伏蒙

皇上俞允行臣撫按會議分布事宜部署甫定榜檄甫下未及兩月而訛言起矣有謂新餉三十萬花費過半而實無一兵可用者有謂某主事爲此服毒而死者轉相傳布疑駭中外地方因此恐懼不敢召募該部因此撓沮不敢終局第儘召過人數完報而其事遂中輟矣至於新兵餉銀該部之發運地方之收寄官丁之支領別項之那移皆無一字到臣臣則何預而訛言紛紛動以此爲臣與該部罪過今春該部聞得新餉

那移六萬兩為舊餉借用誠恐他日混肴有如

人言者特

請行臣嚴加查覈限以一月完繳此三月間事也假

令各道依限報臣臣得依限

奏報是時支費僅數萬而竟耽延至今時愈久而

用愈多矣然而就今稽其用過數目實計一十

二萬九百兩有奇內除援兵支過二萬八百餘

兩而其正用之於新兵者一切安家月糧草料

器械等費不過十萬七十兩餘耳其餘一十七

萬九千有奇尚貯各庫見在也而三十萬虛費
過半之說自去冬即有之胡爲乎來哉至於所
募新兵在遼陽者皆臣一一親自驗試仍檄原
任遊擊張昌胤逐日操練已成一枝勁兵儘堪
戰陣而開原前此召募不堪者今道高折枝嚴
加揀擇汰去六百七十餘人盡數追完安家糧
料銀兩還庫仍親自設法選募無不人人驍壯
者而寧前之簡練亦如之新兵一無可用之說
又胡爲乎來哉臣惟新增餉銀在今日爲

朝廷心頭已盡之肉臣等眼中已竭之淚其籌處之甚苦而湊聚之甚艱地方官亦既知之矣愛惜之心誰不如我誰肯老弱充數以縻軍興誰敢那移影冒以干邊例似不必過逆邊臣以不肯且此實搗巢之流毒也悍帥三戰三敗賠兵馬不足賠城堡不足賠男女生畜又不足又賠此銀以養新兵以養援兵禍有所始好事者亦不必獨以此爲首議者口實惟是增兵設將酌量地方分佈多寡原議非無意義除遼陽遵行

無與外開原原議增置東協增兵二千人慶雲堡改遊擊威遠堡設備禦各增兵一千人以備東西諸虜今召募一千六百五十人慶雲止得四百四十人威遠止得三百四人是兩地單弱如故而遊備雖設猶虛也且該道自領親兵數百人平時不服將領鈐束臨陣豈聽將領督率又內有河南宜太等處二百餘人無籍無家居民患苦而該道一陞任此輩掉背而去亦終不得其力此非原議意也寧前原議增兵二千人

分佈中前寧遠中右中左四路隨各將官出戰今多以填實各邊堡而開原之威寧各堡亦有之夫兵分則弱以新募之兵補各營舊逃之數部議且以爲零星不可矣而矧曰填堡且守堡之軍舊軍月食四錢者亦足以當之而以月食九錢募爲衝鋒拒敵者用之於此此非原議意也部疏曰此項新增之餉充新募兵馬之用錢糧界限要當分明而今以餉新兵者餉援兵矣廣寧原未議募今亦有兵二百三十餘名馬價

糧料取給於此矣夫援兵一撤地方仍舊空虛
奚當於增兵之義而鎮城兵近萬有二千人此
二百三十餘人者何係增損何關緩急即是巡
道所募無處發遣亦只應以補舊額食舊餉不
宜在此新餉支銷此亦非原議意也噫召募之
事既中沮於訛言分佈之法又大失乎初意似
此有始無終東零西散雖復所募人人驍壯而
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
救於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為新兵支用是使新

兵有增之名無增之實新餉有爲新兵而增之
名無爲新兵而食之實臣恐虛糜此餉者不在
老弱之充數邊吏之影冒而在營旅之不成分
散之不合也臣惟增兵而精銳不聚何用增兵
添協設將而管轄無兵何用添協設將竊爲此
計要募便當募完以成一軍之勢不募便當盡
止不宜留此一半無用者空糜錢糧號虛名而
受實禍本爲此事千慮萬端不圖中間乖亂以
至於此應否

勑下兵部再行撫道議處妥帖以求長便自有

聖明裁奪臣不敢復越俎而談矣爲此今將查覈發

過遼鎮募兵餉銀并召兵買馬製器等項用過

見在銀兩各數目造完文冊一本具本專差承

差[illegible]親齎

進繳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　　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營驛窮軍受害疏

題爲營驛窮軍受害赴愬謹據實糾參以甦軍困事臣自戊申出關前後彈劾副參遊備等官二十二員不爲不多矣頃者軍政會同撫臣又劾去二員自以摘發無遺遼弁風習庶幾一變不謂猶有怙終不悛甘以其身試臣之法而不畏者臣向以久病杜門忽於本月初五日有在臣院前擊鼓聲寃者問何人則高嶺驛軍蕭仲俊等問何告則守驛官百戶劉漢鼎問何事則以

公差擡送來進夾棍重傷也臣進而驗之或㧒
或擡半生半死皮破骨見血肉淋漓臣不勝痛
恨因各軍供有私役臺軍境外被虜及月破錢
糧事情未否虛實委前屯掌印官毛煥然鄓訊
之據毛煥然呈稱驛後長嶺山臺原設臺軍五
名王六兒楊仲住葉志祥周麻子蕭學禮於三
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劉漢鼎差牢役滕九思赴
臺傳調葉志祥周麻子蕭學禮三名出境採榛
被夷虜去隨急自密補臺軍周普二楊仲廸於

二漢三名着役又濵報領夫八名侵匿官銀一十三兩四錢四分又强奪米庫軍士楊仲倫等廩米銀二十八兩又侵扣布花銀二兩四錢又冐破白藍布疋官銀一十三兩七錢其餘事件不一而足併將劉漢㫤帶來見臣惟有俛首服罪而巳夫驛官其小者也而驛軍之苦過於營軍不可不恤也驛官之贓其少者也而私役臺軍出境被虜三名於律應絞不敢不請

旨提問也乃驛軍擊鼓之次日而營軍擊鼓者又至

矣問之則中左所班軍姜成等告其本營遊擊馬時楠者也臣意數月遊擊何遽至剝削乃爾必刁軍窺臣譏察將官過嚴因而告挾其上者付所司繫之喚該營中軍蔣立德千總王應選詢其狀一一皆如告者言而後乃知時楠之貪饕各軍之告出於不得已也隨命寧遠通判張四德當堂記取蔣立德等口詞一一索取年禮本營軍九百八十名內旗牌五十名掾房二十五名每名三錢其餘每人二錢共銀二百三兩五

錢、一買補營馬六十八匹、驗過六十三匹、內時

棆自賣槽馬三十三匹、每匹照實價驗道、外加

稍銀五六兩不等、其餘三十匹、係軍自買、每匹

索銀一兩、約銀二百餘兩、一賣放金州軍士一

十四名、囬籍買馬、每名索銀三兩、計四十二兩、

一每月委官領放月糧、索常規銀二十兩、計五

箇月、共銀一百兩、一索遼陽解補陣亡新軍十

二名、每名見面錢一兩、一本營撥兒三十名、每

名索銀一兩、一占鷹手十二名、漁戶八名、庄頭

十二名、繡匠屠案四名、不隨營伍、曾日月之幾何、而計贓已近六百兩矣、月糧不過四錢、而一取輒奪其大半、窮軍有何事產、而每馬輒索至五六兩、此姜成等之所以號泣而奔告也、且時楠初亦不知何許人、第據其腳色、開係原籍陝西涇陽縣人、西安左衛左所百戶、則百戶之耳、而不知其為羊皮販子也、頃各官始有言其狀者、謂時楠先年來遼、賣皮頗有本錢、素與鄉紳在職方者深相結、而又有鄉親為職方官者、以

書屬撫鎮、撫鎮用爲千總中軍、竟以兩職方力、得陞備禦以至今官、臣復以問張通判、張通判亦涇陽人也、與時楠同邑、知之尤悉、說之尤詳、由是觀之、彼挾陽翟之術、輸其貲以覓官、官得矣而復覓利以倍償其貲之所出、欲不取於軍安取乎、彼以市販之賤、爲五年備禦、無一薦望絕矣、雖復幸陞遊擊、而前程已促、欲不速取於軍安待乎、遂左數十年來、將官世職爲四方遊徒騙去者、不啻百數、即臣嚮所劾者遂者若叅

遊吳世爵吳宗道高寬李杰等數人何莫非時楠之類汙辱名器朘削營伍莫此爲甚而士大夫實爲之道地壞邊方事者豈徒在此輩哉言念及此良用太息臣謹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鎬據實叅劾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速將馬時楠革任併劉漢昂行臣衙門提問依例重處以爲貪贖鑽刺者之戒非謂半年遊擊不足以相寬也非謂科斂六百贓銀

不足以示戍也謂十年前皮賍何爲作將官五年無薦備禦何故轉遊擊不根究不足以斷奸棍奔競之路而塞士大夫請託之門也臣無任惶悚激切之至緣係營驛窮軍受害赴愬僅據實糾參以甦軍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馬時楠着革了任與劉漢昂等行巡按御史提

問具奏

謹叙東夷歸疆起貢疏

題爲謹叙東夷歸疆起

貢大略併陳愚見以安邊境事、頃接邸報見兵科疏論東夷北虜封貢事情、欲要釋建州爲外懼、仍當許貢待我明正棄地之罪、然後再興侵地之師、且以東夷已就約束、不可輕議大役開禍於日後、憂深慮遠、實與臣見相同、除將官差人通虜挑虜事情、牌行分守開原兩道查報外、惟是歸疆不果、與我不許貢之故、有不可不一商

確者去春塘報建酋退還張其哈喇佃子欲要改建堡城不知者以爲當是何等一塊大地而奴酋肯以歸我奴酋果忠順耳而其實不然臣勘疆時曾親至其處乃是一山峽起孤山堡迤東北而揷入建地中二十五里寛不踰數十丈窄僅十數丈形如樹項𤓰有入無出兩旁皆高山峻壁深林密箐向屬建夷樵採雖云撻徑西接鹻場三十里東接靉陽五十里併無立界起墩且不通援道若改堡於此地以數十夷據山

口斷其外援全堡皆爲寇藉我不能有也奴酋以我不能有之地愚我而我以終爲寇藉之地自愚又誇其忠順謬矣且佃子之退不自去春始也前春以來夷使牧牛等持文來送臣以爲此紿我者屢不受又移書督撫細論佃子地形以爲勿受虜愚誠謂鴉鶻關與横江土地未歸而不敢以一峽了棄地之局外欺於虜而内欺

主上此歸疆不果之説也至於進

貢一節與疆事相連我以此覘奴酋順逆奴酋亦

以此窺

國家重輕、據貢兼完則我重、舍擺完貢則我輕、爲

一峽所愚而欣許其貢、則我又輕、去年九月閒

開原道請貢詳至、臣批云奴酋貪我賞市之利、

其急急欲起貢者、故自本情前番在事者、不識

此機而反急之、以此奴益驕蹶挾盟豎碑、仝勸

車價以邀我、乃年來增軍買馬、壯我聲實、緩視

貢爲可有可無之物、而奴故益急、此馭奴一大

機括也、據詳減人數、去車價、仍依本院前諭、奴

心似已懼服但人數減而廩給猶在尚屬無名
車價去而車數未定終須費說況張其哈喇佃
子不過一山溝地耳其原議西至鐮場三十里
東至燹陽五十里皆崇山深林向屬奴夷樵採
未曾取直定界縱使界定而其地亦不可堡而守
也奴知我不能守故歸以愚我而我遂欲改堡
以爲功又自愚矣舊鴉鶻關及九墩地方皆一
一載在誌書者可曰除張其哈喇佃子外皆非
我所應得者而一槩遍求退還乎橫江一帶爲

華夷共棄之地即云非我所應得而納糧有年且原議新民仍種夷地量於地畝派銀給賞蓋爲存地也地已去矣而奴酋五百兩速酋三百兩之賞可不議裁乎大氐夷情固當順

國體亦當尊事干大議未可草率除地界俟守道詳至再議外該道仍將廩給車數再一斟酌本院非不欲急得一貢以了東方事但求其妥耳此繳誠謂前次奴以我之求貢挾地立碑今次亦當以奴之求貢責還地土此起貢不許之說

也夫奴酋之狡焉思逞有年矣一旦歸我佃子聽我滅夷數葦車價非眞出於悔罪輸誠而虞我有以制其死命也世仇在北關腹心之仇在所併南關灰叭諸部外援在西虜自臣撫北關以樹其敵收宰賽拱兎以伐其交激怒宰賽與北關復親以助其勢而南關灰叭諸頭目又見我召兵買馬援兵四集以爲必取皆欲謀擁故主以叛變在肘腋而不得不聽我也其心以爲佃子雖退而裏邊不能守猶吾地也夷數雖滅

車價雖華不過部落失利而吾之額賞全在猶吾利也吾何以不持此緩一日之師暫弭仇釁安反側而圖再逞於異日也此奴酋之所以能强能弱詭譎而難馭也是故三十七年春夏以前之奴酋欺我易與動爲虛喝以恐我秋冬以後之奴酋懼其內潰僞爲卑屈以緩我恐我者備我猶疎而其禍猶顯而小緩我者備我愈密而其禍愈深而大今日制奴如制虎咆哮固噬人蹲伏亦噬人那得無慮而乃纔得一山峽便

以爲輸誠纔示一弱狀便以爲不足慮臣恐東方之憂不在虜喝恐我之日而在卑屈緩我之日也近年爲此地界一事驚擾邊部蓄怨懷疑夷漢汹汹旦夕莫保大非
國家之福臣實危之且此地或在山麓或在山腰或在山頂崇林大樹山民不能以斧斤斲先將樹皮剝去聽其枯死聚柴焚倒使生木耳木性已盡木耳不生然後曳開作地耕種其開墾之難有如此非如人言可置屯而種者山民之往

在取人參松子木耳蘑菇之利不在種地吳楚之戰起於採桑與夷爭利終必惹禍況離堡近者數十里遠者一二百里亦難照管題目自大實用自虛封疆之臣尺地寸土義不敢不校若

論

朝廷規模度量當包夏容夷懷遠安邇似不宜屑屑於此以長禍亂即如科議姑置此而先許起貢亦是敉寧東方服前急着當聽督撫鎮道酌量完報顧臣意之所重者正不在此年年跋扈之

返卽年年入
貢之夷、年年夏奴之
中國卽年年受貢之
中國夷非以畏服貢我、亦非以威德來夷貢、而貢
之權不在我也、不惟不在我也、而方且以貢挾
我弛我方且以貢貧我損我方且以貢賞交結
西虜、誘其入犯以敝我、方且以貢賞搆合江上
諸夷、使北關以孤我、方且以貢賞分給南關灰
叭諸部、收其心以圖我、而是貢也乃反爲寇盜

資是故善收貢權者必在我有所以制伏此酋而使之不敢不貢然後可制伏之要如何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奴酋之所算者還以算奴酋北關不可疎也西虜不可挑也江上諸夷因北關招致之而不可使其合也南關灰叭諸夷先後來奔者示以興滅繼絕之義寵之名銜置之近邊以號召其遺衆而不可使其冷落也樹其仇忌而撤其藩籬離其羽翼而潰其腹心而我又簡戎蒐伍討其軍實而嚴其警備則奴酋且左

驚右盼恐恐然自顧其肩背肘腋鬬皆敵國焉
而敢出寨一步以圖我而敢據寨經年阻貢以
開罪於我故能使夷不敢不貢者善收貢權者
也春秋之義不治外而治內萬全之計在用夷
以攻夷臣敢以此兩言爲制伏建酋之要伏惟
皇上留神省察
勑下兵部酌議施行封疆幸甚
宗社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謹敘東夷歸疆趄

貢大略併陳愚見以安邊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李萬珍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十七日

奉

聖旨是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再報常平倉積穀疏

題爲積儲關係窮邊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鍰買

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勑議以爲經久便民之計事遼左軍多民少食用者

衆耕作者寡且僻處關外三面鄰虜一面鄰海

販糴阻隔一遇荒旱及虜警有主客兵集即斗

金不能易一粟臣不勝私憂故於萬曆三十七

年內除括臣贖銀一萬餘兩修築墩墻臺堡外

復湊贖銀二萬一千七百一十餘兩動支餘稅

銀七千九十餘兩分發五道買完常平糧一十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合八勺五抄三圭三粟四粒蓋完常平倉一十六所在遼陽廣寧兩城者每所正厫一十五間對厫十間東西廂厫各十間在右衛瀋陽淸河錦州義州右屯金州復州海州蓋州開原鐵嶺寧遠前屯十四城者每所正厫十一間對厫六間東西廂厫各五間通計厫房四百六十八間已將完數具題繳報訖隨該臣於三十八年五六月間見得民間

青黄不接、穀價踊貴、牌行各道、速將前糧出糶、
接濟民用、賣過銀兩、收貯再糴、去後、續據分守
道右參議王興呈報、原買糧四萬六千四百四
十八石四斗八升三合三勺三抄三撮三圭三
粟四粒內除存剩未賣糧一萬七千二百五十
二石該本銀二千五百八十七兩八錢外、實賣
糧二萬九千一百九十六石四斗八升三合三
勺三抄三撮三圭三粟四粒、賣銀五千五百八
十五兩五錢六分三厘九毫六絲四忽、內該原

本銀五千四百一十八兩六錢七分八厘外得利銀一百六十六兩八錢八分五厘九毫六絲四忽分巡道右叅議孫敦化呈報原買糧二萬八百六十四石五斗八升六勺賣銀五千兩僅合原本之數海蓋道副使閻鳴泰呈報原買糧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一石五斗十賣銀七千四百六十八兩六錢六分二毫內該原本銀七千兩外得利銀四百六十八兩六錢六分二毫開原道僉事高折枝呈報原買糴助工餘剩糧共一

萬六千三百二十五石二斗五升賣銀三千七百八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內該原本銀三千五百兩外得利銀二百八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零前道右叅政馬拯呈報原買糧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七石六斗九升九勺一杪七撮賣銀四千六百五十三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內該原本銀三千六百兩外得利銀一千五十三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以上共賣過銀二萬六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三分六絲四忽

內除原本銀二萬四千五百一十八兩六錢七分八釐、外得利銀一千九百七十四兩六錢五分二釐六毫六絲四忽行送各庫、另項收貯、緣由到臣、及至本年九月內、年歲頗收、正當趂時收買臣又搜括本衙門紙贖、併分用公費銀四千二百五十七兩五錢八分八釐、地方交際書弊程犒變價銀、除分發各道賑貧一千五百二十二兩二錢四分犒賞操兵一百五兩四錢九分外、餘剩銀七百七十兩七錢二分、雙山鹽稅三十

八年分充餉正銀部議留作本銀一千兩三十
七年秋冬兩季正銀五百兩原任分守道右叅
政謝存仁呈報該道未登紙贖曠役等項輸作
糴本銀一千一百七十六兩九錢六分四釐七
毫一絲共銀七千七百五兩二錢七分二釐七
毫一絲內除發分守道補完蓋潘陽倉借過庫
銀二百九十五兩七錢三分分巡道蓋錦義右
屯倉不敷銀一十一兩八錢五分八釐外其餘
酌量各道地方分發分守道交際銀一百四十

六兩七錢二分公費銀五百兩原任分守道右
叅政謝存仁呈報該道未登紙贖贓役等銀一
千一百七十六兩九錢六分四釐七毫一絲與
該道原賣糧銀五千五百八十五兩五錢六分
三釐九毫六絲四忽共銀七千四百九兩二錢
四分八厘六毫七絲四忽分巡道贖銀一千二
百兩交際銀一百四十兩公費銀三百五十兩
雙山鹽稅銀五百兩與該道原賣糧銀五千兩
共銀七千一百九十兩海蓋道贖銀一千兩交

際銀一百四十二兩與該道原賫糧銀七千四百六十八兩六錢六分二毫共銀八千六百一十兩六錢六分二毫開原道贖銀四百兩交際銀一百六十兩雙山塩稅銀五百兩與該道原賫糧銀三千七百八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共銀四千八百四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寧前道贖銀五百兩交際銀一百八十二兩雙山塩稅銀五百兩與該道原賫糧銀四千六百五十三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共銀五千八

百三十五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各糴買去後今據分守道呈報原發銀七千四百九兩二錢四分八釐六毫七絲四忽買完薥穀六萬六千六百九十七石七斗八升八勺五抄四撮五圭併存剩上年未賣糧共八萬三千九百四十九石七斗八升八勺五抄四撮五圭分巡道呈報原發銀七千一百九十兩買完穀薥四萬六千九百九十六石三斗一升九合四勺九抄八撮四圭海蓋道呈報原發銀八千六百一十兩六

錢六分二毫買完穀蔔五萬三千九百八石三斗七升七合八勺開原道呈報原發銀四千八百四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四毫買完穀四萬二千九百六十三石四斗一升九合八勺四抄六撮五圭二粟九粒寧前道呈報原發銀五千八百三十五兩七錢六分二釐五毫買完穀蔔三萬八百六十九石六斗八升八合四勺五抄又查得遼東各營路教場盡被將官佈種蔔穀十數年來不操一軍武備衰弱全由於此該臣

通行各道查革不許再種仍將見種地畝查收子粒入官送常平倉收貯去後隨據分守道呈報所屬遼陽等營收過教場子粒等穀四千九十六石三斗八升四合分巡道呈報收過所屬廣寧等營教場子粒等穀八千九百二石二斗九升海盖道呈報收過所屬海州等營教場子粒等穀二千三百七十七石五斗開原道呈報收過所屬開原等營教場子粒等穀二千三百五十石寧前道呈報收過所屬前屯等營教場

子粒等穀二千七十一石四斗八升各呈報到
臣據此計算前次本利銀合今次所發銀買完
新糧及存剩未賣糧共二十五萬八千六百八
十七石五斗八升六合四勺四抄九撮四圭二
粟九粒教場子粒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七石六
斗五升四合以上兩項通共二十七萬八千四
百八十五石二斗四升四勺四抄九撮四圭二
粟九粒俱交納各常平倉收貯訖案照三十八
年七月初七日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該臣

題前事奉

聖旨、常平倉、非但備歉、亦可濟邊、熊廷弼積穀許多、俱見實心任事、該部便與看議、永遠遵守、其屯田事、已奉屢旨、應否遵行、如何通不奏報、着戶兵二部、查催明白說來、欽此、該本部覆議、巡按衙門將三十七年、三十八年、贓罰銀三千兩、三十八年分雙山解部稅銀一千兩、留充穀本、以後年分、贓罰銀及、稅銀應解部者、仍舊解部、濟邊充餉、其餘撫按分用稅銀及巡按下贓罰餘

銀巡撫下贓罰銀一千兩任其糴用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着實行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依奉遵
行除自萬曆三十九年爲始撫按會行糴買外
今三十八年分該臣糴買過前項銀糧數目理
合
奏繳仍乞
勅令部院載入考成以後遼東巡按御史每差復
命時節務將前任舊管銀糧若干有無出糶餘利若
干自巳任內與撫院衙門糴糴銀若干買過糧

石若干、開除若干、見在舊存與新糧通共若干、

會同撫臣、明白具數、

奏繳併報部院查考、庶幾事有責成法可經久而

於永遠邊守之

旨、不致有所辜負矣、臣無任瞻仰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積儲關係窮邊大命、謹設立常平倉、括

鍰買穀、恭報完數、以備查考、併懇

勅議、以為經久便民之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奉
聖旨當此法有裨邊鎮以後接管官着照例奏報仍
載入考成該部院知道

# 覆哈流兎捷功疏

題爲狡夷狂逞叻逆主將督兵奮勦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王興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屯田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孫敦化呈會問得犯人一名崔吉係廣寧左衛武舉都指揮同知狀招原管總鎮標下營中軍事務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內有原任遼東鎮守總兵官杜松到任後說有一番酬荅饋送

禮儀要買土產參貂應用就不合於本月十八日發銀七百兩差官祁一清張進盛齎給撫順等營各多寡不等撫順鎮江靉陽三營俱發銀五十兩各要參二十五斤寬奠營發銀一百兩要參五十斤清河營發銀三百兩要參一百斤貂皮一百張開原營發銀一百五十兩要上好貂皮九十張該撫順備禦王應夢鎮江遊擊吳宗道靉陽守備劉士瑛寬奠叅將李澤清河守備郭魏然開原備禦林宗舜等見價少參貂多

易買不足數又恐杜總兵責宪無柰泒與閤營
軍士幇賠亦各多寡不等撫順營軍士王保奴
皮海等五百名每名攤銀二錢五分共賠銀一
百二十五兩連原發銀買參二十五斤差皮海
齎赴廣寧交收訖鎮江營軍士高斌等九百四
十九名每名攤銀九分四釐零共賠銀九十兩
連原發銀買參二十五斤差高斌齎赴廣寧交
收訖靉陽營軍士何具才等七百名每名攤銀
二錢八分零共賠銀一百九十九兩連原發銀

買揀參十斤中挑參八斤黄參七斤差何具才齎赴廣寧交收訖寬奠營軍士于良貴等并大奠永奠二堡軍士王達子等共二千一百九十四名每名攤銀一錢三分九釐零共賠銀三百零七兩連原發銀買中挑參八斤黄參四十二斤差于良貴齎赴廣寧交收訖清河營軍士吳剛王民寛等七百零一名內軍士洪隆等三百二十名每名攤銀一兩七錢二分劉學等三百八十一名每名攤銀一兩三錢八分共賠銀二

千七十六兩一錢八分連原發銀買揀參一百
斤貂皮六十張差家人孫有功齎赴廣寧交收
訖原任開原營備禦林宗舜將原發銀一百五
十兩付經紀韓京票頭王起等市買貂皮因價
不足王起等與行內各家共賠銀六十兩連原
發銀買上好貂皮九十張付張進盛轉交訖後
該前任分守道謝參政不忍遏軍賠苦揭報熊
御史出示禁止各官軍供證本年十二月內蒙
總督王軍門憲牌節據馬蘭谷參將張鳳梓稟

據尖哨報說插漢兒達子今在兀魯班哈祚兒
屯聚來暈大等與了好馬共七萬餘騎于十二
月十五前後要在喜峰口東西進搶又據西路
協守副總兵楊元吉報稱插漢兒帶領精兵二
萬犯搶遼東寧前來暈大帶領三萬犯搶喜峰
口又據薊鎮馬總兵報稱東虜黃台吉傳說大
小頭目滾兎等十萬明說犯搶廣寧賠說犯搶
喜峰等口又親見都令等各家達子五萬在鐵
力屯聚等候黃達子到來于本月十二前後犯

搶前項地方彼時各報原無拱兎達子在內犯
搶情由隨蒙劄行杜總兵相機剿處比杜總兵
身任主帥只合預探各酋巢穴的確相機行事
爲當又不合故違軍政一欵凡擅殺平人冐作
賊級報功者以故殺論條例于本月二十一日
分付吉傳本鎮左右翼營遊擊李維喬單盡忠
旗鼓千把總史光裕卜向績及家丁千總王澤
王蘭住等統領家丁降夷等三千員名到連山
驛地方有原任錦州遊擊今別卷提問于守忠

與原任中左所遊擊高貞接至高橋界杜總兵問說中左所與錦州寧前各營邊堡熟夷係那營部落高貞回稱俱係拱兎營達子隨調寧遠營通事黃朝重陳槐前來說要從寧遠地方興水縣出口搗巢黃朝重等回稱興水縣山險難行杜總兵吒說這必是你將官叫你這樣回話若違悞軍機先將你兩箇梟首示衆隨差夜役傳調管寧遠營叅將事副總兵楊驥前來謁見後卽說要從興水縣出口搗巢楊驥回稱路險

難行杜總兵惱怒叱罵將伊牢子宮施守進家
人楊合各重責仍分付楊暉速將寧遠城內降
夷調來應用該楊暉將降夷調至連山驛杜總
兵仍前問說要從與水縣出口各夷俱稱山險
大兵難行杜總兵嗔說你將官仍又分付你這
樣說話我定然把你將官細打還要從你地方
出去說畢隨令楊暉差人將夷酋貴英差來講
話龔郎中即龔學文等十三名拴鎖前來詰問
原因有寧前兵備道帶管分巡道事馬副使聞

知搗巢消息恐惹邊釁寫書一封、差舍人蕭宗
功前來勸阻、杜總兵看書畢、大怒云我奉
朝廷命搗巢馬副使如何將書攔我、且嚷且罵又
說我也不消出口、你各將官、明早俱速回本營、
至二十四日、楊暉差人將龔郎中等帶見杜總
兵隨叫衆降夷、你們拿刀來、把這些奴才都砍
了、比將有前屯西路協守副將李芳春與楊暉
力告一免、止將龔郎中割去一耳、杜總兵明知
拱兎逆子、原未助逆犯搶河流口地方、要得剿

伊部夷酋恐師出無名又不合逼令龔郎中手寫供狀一紙要寫犯搶河流口有拱兎部夷一半助逆等語在內寫畢方行釋放杜總兵即起身東回行至中左所皂隸山臺因見李都御史齎送犒賞銀二百兩到彼忽又分付吉傳于守志與李維喬單盡忠高貞前來商說我大兵至此袖手空回人笑我不是箇好漢我意必欲搗巢可從何處出口此時于守志回說此處與長嶺山堡相對就當從此出口高貞說若從錦州

大福堡出口不過二三十里便有住牧夷人若從長嶺山出口未免圍遶虹螺山路遠百十餘里杜總兵不聽高貞語言徑到長嶺山堡坐下猶恐出外搗巢未料獲級多寡要得妄殺冐功將衙門各官軍俱屏開向于守志問說你們屬堡守邊降夷各有若干于守志回稱錦義寧前一帶可有千餘杜總兵又不合分付吉傳楊晫高貞等各將邊堡熟夷盡收入堡莫等走出墻外漏洩消息吉原不知杜總兵殺降本意因此

時楊嗶巳回寧遠止有通事陳槐在彼隨喚陳
槐說知前由比高貞隨差陳正潘承高于守志
差曾達子沈達子俱馬上傳與各堡通事喚各
熟夷俱收入各堡訖柱總兵又喚長嶺山堡熟
夷詰問誰知供兒巢穴與往來道路當有巳逃
走阿厮亥與先存後被卜向積下夷丁阿都害
等殺死猛克禀稱我二人熟知隨取元寶兩箇
并大銀牌二面向阿厮亥二人說你們引領官
軍斬獲首級時這樣元寶各賞一箇你們的家

小一箇也不傷先將紅布各披掛一件、隨令王澤王蘭住并李維喬、卜向積及在官把總張世祿降夷把總卜郎太等、帶領軍兵押令阿厮亥與猛克引路、於本日酉時分從長嶺山出口、行至地名哈流兎止、斬獲彼地夷人首級二十六顆、原無一百四十六顆亦無得獲達馬五十六匹、盔七十八頂、甲八十三副、射死軍馬及輕重傷等項情由、張世祿卜郎太等、供證本日一更時分、杜總兵恐出外斬獲不多、又分付吉傳知

各將并各營中軍俱領兵將屬堡降夷盡取首級前來報功如走脫一人即將中軍斬首抵數比于守志隨吽把總于朝官傳與該營中軍盧具瞻將大福堡降夷斬取首級盧具瞻即率領高尚儒等三十餘人將大福堡已收進城內熟夷撒賴曹善友等一十三名口拱兔差來討賞洪郎中等八名俱斬取首級訖于守志又使曲二漢耿三卞傳與大興堡守堡官孫承惠領軍士周尚達等三十餘人將該堡已收進堡內熟

夷起炭等一十九名口亦俱斬取首級訖杜總
兵又分付高貞你可令中軍官引領大營官軍
將本堡并各堡已收進堡內熟夷不論男婦大
小俱拉出堡外斬取首級高貞傳中軍楊松年
千總蔣立德隨畢盡忠等引領各軍丁向各堡
將已收熟夷俱斬取首級訖內多寡不等長嶺
山堡熟夷吉耳本住郎尔逾住并猛克等二十
八名口正兵營內丁劉武王金等斬取并卜向
續下夷丁阿都害等在途殺死猛克共一十二

顆牢伴高得功馬得官等、斬取一十五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一顆、沙河堡熟夷佟漢等一十五名口、內丁王伸鄭友功等、斬取一十二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三顆、松山寺堡熟夷伯都等九名口、內丁李端等、斬取一顆、單盡忠等斬取三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五顆、椵木衝堡熟夷起炭等七名口、內丁王登舉等、斬取四顆楊松年蔣立德等、斬取三顆、灰山堡熟夷、各聞風逃竄、止有胡奈兩人在堡外山林藏躲軍

士孟四投獲斬取首級訖楊腪探得杜總兵已到長嶺山堡亦領兵馬前來合營令陳槐禀報杜總兵得知杜總兵分付陳槐你將官作速帶領兵馬將屬堡降夷殺取首級毋得遲延楊腪隨令陳槐引汪應科等三十餘人前到寨兒山堡各熟夷聞風迯避止拿獲八當兵哈不戶二名斬取首級訖又到白塔谷堡拏獲哈勝與董狐狸等十名口亦斬取首級訖戚家堡遊擊李繼功營內軍丁李智等同杏山備禦劉恩堯營

內丁劉尚義等、中左所遊擊高貞營內丁于昂等、向各堡外山林搜尋李智等在長嶺山堡樹林、于昂等在松山寺堡外樹林、各搜獲一名、劉尚義等在大興堡樹林內、亦搜獲五名口、各斬取首級訖、卜向績因引路阿厮亥逃走、亦將猛克令隨從夷丁阿都害等、于中路斬取首級訖、比有大鎮堡大勝堡熟夷、俱聞風逃走無存、杜總兵疑夜役周松等三名、走漏消息、又恨大鎮堡官周守廉不加隄防、致令各夷逃走、隨

拿周守康綑打五十、又將周松等、各綑打一百
仍發開原守臺至二十六日、杜總兵回至中左
所、傳令楊松年取紅布賞功、該楊松年向客人
任國聘等、取紅布五十疋前來禀驗、杜總兵嗔
恨布少、將任國聘等五名、各重責二十棍、任國
聘當時身死、楊松年證、杜松要得遮飾冒功、又
不合將本營馬匹盔甲、假充賊仗、幷軍馬死傷
虛數、令吉捏詞詳報、吉亦又不合聽從、捏稱仰
仗

天威官軍出境搗巢獲捷事內稱杜總兵分布一字
陣申嚴號令差官解寬齎報紅旗監督王澤王
蘭住等統兵家丁降夷并撥前塘傳探聲言直
搗巢穴又差官李明元等執紅藍旗催督李維
喬單盡忠高貞楊暉于守志李繼功等為二字
陣結營聯絡分撥後塘傳探於二十四日未時
分從中左所長嶺山堡出境至地名哈流兎我
兵奮勇剿殺衝砍數陣賊見勇猛敗遁騰山赶
至巢穴因樹林稠密當卽收兵回還在陣斬獲

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得獲達馬五十六匹、盔七
十八頂、甲八十三副、射死官馬一十九匹、陣亡
軍丁六名、重傷田營身故一名、重傷官軍丁夷
二十七員名、輕傷二名、又將降夷耿兎大圪艮
相并軍丁王金劉武等、俱揑作爲首爲從等項
虛情、通行詳報、隨於三十七年正月内蒙熊御
史牌行帶分巡道事寧前兵備馬副使嚴查、備
蒙轉行岫巖管糧廳行間、本月内馬副使自寧
遠前往廣寧查勘、當有寧遠一帶各堡住民俱

擁道哭泣訴稱拱兎受款以來數年不爲邊害今搗巢殺的各堡降夷俱係拱兎部落達子恐伊報讐難耕種地土等情比杜松自知事情敗露恐不得敘功又不合不候查勘嗾令各軍夷俱赴馬副使逼討賞功銀兩又不合面屬馬副使查敘搗巢功績速報各院具

題正躊躇借賞查報間杜松因見敘疏稽遲疑是馬副使阻撓又不合於本月內徑拏該道中軍董治責三十棍遂出告示一張令本營各官軍

凑買鐵斤木料、要鑄忠勇岳武穆、與妬功奸臣秦檜像、并修蓋岳武穆祠、比時馬副使畏禍要回寧遠杜松又不合令各軍站街、攔要首級銀兩、與了便罷不與不放西去、比馬副使慮恐激變、具禀李都御史、全借庫貯別項銀兩給散、內有家丁劉全趙拱拜王伸劉繼善楊英李端孟承恩李應詔崔名品并劉武王金顧陞、俱未領賞、各軍丁降夷領賞訖、比杜松思得各斬堡內熟夷首級、不應冐領許多銀兩、又不合輙起貪

心揑稱犒賞正兵營內丁、扣追賞功銀兩、各多寡不等、于守志營內、原斬首級四十顆、領銀二千兩、扣追七百兩、高貞營內、原斬首級一十三顆、領銀六百五十兩、扣追一百八十二兩、正兵營內丁、并各軍與降夷、共斬首級七十五顆、內除願陞家丁劉全等、并崔名嵩共一十一顆、原未領銀及降夷斬首級五顆、原未扣銀外、再該五十九顆、領銀二千九百五十兩、每一顆扣銀三十兩、共扣銀一千七百七十兩、俱隨任千總

王蘭住收進、杜總兵接收入巳訖。劉思堯營內軍丁劉尚義等原獲首級五顆、領銀二百五十兩、李繼功營內軍丁李智等、原獲首級一顆領銀五十兩、因係山林搜獲、未曾扣追銀兩。蔣立德楊松年盧具瞻等證、寧遠營內原獲首級一十二顆、領銀六百兩、杜總兵以馬副使見住本城、未曾扣追。蕭元功證、隨蒙王軍門李都御史、

題敘㨗功、熊御史隨亦題

知、行部覆奉

欽依移咨都察院勘劄備行熊御史轉行帯分巡道
事海蓋兵備閻副使備蒙案行岫巖管糧廳遵
依查勘間拱兎因杜總兵收斬各堡熟夷係伊
部落達子心懷不忿聚集夷衆要犯搶錦州寧
前一帶報仇於二月初四日從錦州大鎮堡入
境到錦昌堡地方殺死軍丁二十名採柴屯民
李三漢等五名虜去張五等牛驢一十二隻頭
砍死把總官孫應選一員杜總兵見得拱兎挾
仇入犯本月初九日親領官軍從錦州大勝堡

安寧墩出境、止斬首級五顆、至十四日、仍由原
路進境、時地方恐懼、寧遠闔學生員林元吉等、
具將執殺熟夷虜衆報俻等情、公揭該學申報
比杜總兵馬副使亦各具揭、按道熊御史、併行
閻副使查勘間、拱兎又於三月初五日、犯搶中
後所地方、遊擊郎名忠統領官軍衝戰、止獲首
級一顆、伊營軍丁、亦被殺死二十名、又虜去哨
夜墩軍徐錦等十名、殺死軍餘劉成爵等二名、
虜去耕地軍餘張禮等六十三名、周旺等牛馬

騍七十二匹隻頭又於本月初十日攻尅大勝
堡守堡百戶耿尚仁被賊支解殺死城軍一十
三名除各臺守哨并出差未回各軍外在堡軍
民男婦八百三十餘人併官馬盔甲弓箭一應
火器與各軍民自養牛騍馬匹俱被虜掠一空
住居房屋俱被燒燬彼時干守志李繼功王澤
王蘭住各領兵應援止斬首級七顆各營陣亡
千總官王澤王蘭住二員軍士頭有庫等共一
百五十三名比杜總兵思得尅回邊堡由已啓

爨又達賊節次入犯官軍多被殺傷自揣不能支持要得脫卸田籍及據各邊報稱達賊楊言定要攻剋城堡幾處愈加張皇假詐佯狂將冠服旗幟弓箭燒燬且尋買棺材要得自盡當蒙兵部題參田籍及分巡道孫參議到任該戴通判屢次手本會吉查造搗巢斬獲首級各官軍作何敘錄陞賞等項文冊吉揣知搗巢原係虛情一向延捱未經回復戴通判呈請改批蒙孫參議批仰廣寧管糧廳跟查明催招報行間六

月內熊御史出巡河西地方、有原搗巢正兵營把總張世祿領兵護送、站立轎前、蒙問搗巢斬獲眞正首級若干、張世祿回稱實有二十六顆原無一百四十六顆等情、比楊聯高貞各揣搗巢原處、查出一槩究罪、不便、遂將殺降實情盧具瞻亦將殺熟夷冒功及大勝堡失事權在將官等情、各具呈出首、熊御史俱蒙批分巡道、併嚴查速報、備蒙抄呈、併行廣寧管糧廳查行閒吉亦具揭、內開稱杜鎭守、隨任內丁并降夷斬

首五十五顆內願陞十顆未領賞功銀陞夷斬首五顆未扣收銀其餘四十顆每顆扣銀三十兩俱隨任千總王蘭住等收交是的內境外二十六顆不知夷名長嶺山堡斬首一十二顆椴木衝堡斬首四顆沙河堡斬首一十二顆松山寺堡斬首一顆一杜總兵中哨門下官旗牢伴夜役高得功等斬首一十七顆內崔名嵒爲首在長嶺山堡斬首一顆願陞未領賞銀情由不行說出止云每顆扣銀三十兩俱千總王蘭住

收交是的、內長嶺山堡斬首一十五顆、灰山堡
斬首二顆、一右翼營代遊擊事罩盡忠下軍、在
松山寺堡斬首三顆、每顆扣銀三十兩、俱千總
王蘭住交收是的、一錦州遊擊于守志下、斬首
四十顆、內大福堡斬首二十一顆、大興堡斬首
一十九顆、杏山備禦劉思堯下、在大興堡境外、
斬首五顆、不知夷名、戚家堡遊擊李繼功在長
嶺山堡境外、斬首一顆、不知夷名、一中左所遊
擊高貞下、斬首一十三顆、內椴木衝堡斬首三

顆松山寺堡斬首六顆誤報四顆沙河堡斬首三顆長嶺山堡斬首一顆誤報三顆一寧遠參將楊聯下斬首一十二顆內白塔谷堡斬首十顆寨兒山堡斬首二顆以上共計一百四十六顆除境外不知夷名外其餘一百一十四顆俱有姓名證佐等情校遊熊御史收存候查問該杜通判看得搗巢殺款事情重大請乞多委府州官員會勘具呈本道孫參議蒙批仰廣寧管糧廳會同岫巖寧遠兩廳同到寧前廣寧適中

處所提一干人犯虛心細加研審速行招解以便覆審、轉詳行間、比遊擊李維喬備禦劉思尭各將分剖情由具呈熊御史蒙批分廵道併查報備蒙併行廣寧管糧廳查明詳報、隨該杜通判會同岫巖戴通判行拘各營中軍蕭元功等官丁、孟豪孔紀大虎并降夷卜郎太等、及通事梁希孔等各到官供吐前情、惟原報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在哈流兎地方斬獲二十六顆係真夷于守志等共斬首級六十四顆又斬長嶺山

堡引路熟夷首級一顆共計六十五顆係熟夷、外再該五十五顆據張世祿卜郎太于守志等供稱皆熟夷據孟宗孔馬得官等供稱又似皆眞夷兩詞不一具由連人呈解本道孫叅議蒙批是役也固中外所共豔稱以為遼千百年來未有之奇當其始撫按鎮蓋交相賀也未幾而鎮道兩不相能鬩墻之變生而倩恨轉深以故武弁小人乘其機而左右袒之人啣報復之私事憑愛憎之口兩院之行查益嚴先後之報詞

互异以行查而償私忿以出首而巧攻訐紛紛

藉藉莫可憑一耳目之睹聽僉淆功罪之斷案

無據按院奉

旨行勘批之本道而本道復轉批兩廳凡以採公論

而伸

國法息衆喙而服人心垂鑒戒於將來耳豈意批

行已幾六十餘日而兩廳僅僅具由塞責仍復

爲含糊兩可之語噫是大有不然者苟其事情

果確

國法可伸何愛于同行擅殺之流何畏乎已去跋扈之勢而不依律直斷確為招報豈有所曲護而然抑有所畏避而然豈激於公論而不得然抑惕乎下情而不敢不然反覆而思不得其解矣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兩廳何不自信以信人而故為疑畏以巧脫是以含糊兩可之說難本道也亦將謂按院可以含糊兩可難之耶似於法體未妥仰該廳仍會岫巖二廳嚴提一干人犯并將按院所發張世祿冊訐一一

逐情節而細參衆口之异同務得當日搗巢眞

情確招解報以便轉詳等因行間又蒙熊御史

將楊暉高貞盧具瞻各呈搗巢殺取堡夷首級

情詞并崔吉揭報原殺各堡熟夷首級花名及

杜總兵扣追各官軍賞功銀兩數目與杜總兵

原差官向各將領壓買參貂致各軍攤賠銀兩

事情備悉開具疏内題行兵部覆奉

欽依移咨都察院勘劄備行熊御史案行孫參議將

杜松搗巢緣由并扣除功賞及壓買貂參攤賠

銀兩查照本院原疏與部覆各情節及錦昌堡中後所大勝堡各起邊事併勘一總類册招報備蒙案行廣寧管糧廳行間又蒙熊御史憲牌照得哈流兎與大勝堡邊事同罪一體又該兵部歷數杜松三罪併行勘問是以前案有兩事併敘之行頃見兵科疏云于守志擬死而杜松危是不欲以大勝堡事危松也又云牢㸌何日不搶河東我特與之以誘殺之名拱貴何日不搶河西我特與之以擣巢之名今以迎虜而槩

目爲啓釁以啓釁而全責於杜松是謂大勝堡之釁不由松啓而不宜以責松也陷城失衆明明禍根而堅欲庇之惟恐其危殺降啓釁當論

重辟明明

國法而堅欲撓之以爲殺人媚虜然則

朝廷所定殺降律令且視爲媚虜之物而本院又何求乎所有前行合當改正備行本道孫參議即將前呈于守志招詳查照批駁情節仍聽本

詳固覆其哈流兎殺降事情另照陸續原行勘

合速詳歸結以聽
朝廷處斷等因備蒙牌行廣寧管糧廳該杜通判
會同寧遠張通判岫巖戴通判調吉與于守志
等各官犯研審供吐前情是實及會查撫順等
營原奉杜總兵發銀壓買貂參與攤賠銀兩各
數目猶恐不的又喚調買參貂委官祁一清等
原解參貂王保奴等包賠價銀軍士洪隆等看
買貂皮經紀韓京等各到官逐一研審前情是
實因看得軍門咨牌據馬蘭谷參將張鳳祥西

協守副總兵楊元吉稟報俱稱插漢兒來暈太
各領兵屯聚犯搶喜峯口又據薊鎮馬總兵報
稱黃台吉傳調頭目犯搶喜峯等口俱無拱兎
在內犯搶字樣即部院劄行擣巢原非令擣拱
兎杜總兵乃押令賁英通事龔學文寫供狀一
紙要說搶河流口有拱兎達子一半等語是明
知原未助逆而迫脇供招欲借以爲口實也即
無論助逆有無倘能督率官軍直擣巢穴擒獲
部落夷酋而斬殺之亦足以彰

中國之威而寒助逆黃台吉之膽柰何計不出此
却沿堡收斬熟夷以冒功也又恐殺降實事著
聞不得功賞銀兩乃嗾衆挾索且篤言不可遲
緩以灰軍士死戰之心其執詞亦似正大柰何
扣追本營軍丁功賞銀一千八百兩又錦州營
七百兩中左所營一百八十二兩共二千六百
八十餘兩豈臨財苟得賢者亦不免乎自冒功
開釁夷酋遂懷忿思逞蹂躙邊疆於二月初四
日犯搶錦昌堡三月初五日犯搶中後所初十

日攻剋大勝堡凡三戰而殺我官軍二百有零

虜我軍民且踰八百誰階之厲以致屠戮無享

若此也至於初到任時曾不聞頒設教條訓練

軍士輒差官祁一清等向撫順清河鎮江寬奠

靉陽開原等營壓買人參共二百二十五斤貂

皮一百五十張致累各官軍賠銀一千八百五

十餘兩不謂本官夙著廉名亦索取士儀令各

將領枵腹吞聲乃爾武官不諱言貪或亦偶一

行之無足異者參照原任遼東鎮守總兵官令

奉

旨罷職不敘杜松歷官西塞浪誇薦勇踰人移鎮東遼詎信貪欺敗事駕言交際來往乃壓買參貂過多威令營將攤賠致剝削軍需甚苦搗巢率其内顧誠

廟堂制勝奇謀沿堡殺我降夷豈大將犁庭實事未離邊境斫首就戮者已百二十人及抵夷巢提戈斬獲者僅二十六顆真級加此其次偽級如彼其多縱欲飾假以為真而道路喧傳衆口

胡可防也諸將則有首詞坐營則有開揭倘謂忌功者善毀而詞揭具在將官亦自誣耶非有掃穴殊勳柰何嗾軍鼓譟雅負欽永清譽胡爲挾賞瓜分持僞級而匿月金錢傾

國儲以無名之費假搗巢而大開邊釁貽

朝廷以東顧之憂思善後而媿無遠猷藉佯狂而苟圖病免既邀功妄殺卽重擬何辭崔吉楊暉高貞李維喬畢盡忠卜向績以禆副而相從主帥雖惟所指授而毋或抗顏奉部劄而共事搗

巢、即各獻謨謀而不爲撓令、柰大將喑啞叱咤、毎使人緘口結舌而莫敢聲言、故各官股慄奔趨、竟聽其殺欵邀功而鮮能勸阻、楊暉等詞首殺降實事、若曰本道尚不能止、又何有於屬官、崔吉揭開各級花名、若謂堡夷從此一空、是誰爲之主使、據事安逃於罪、推情皆有可原、蕭元功楊松年蔣立德盧具瞻于朝官孫承惠平時制命於將官、雖一馬一兵、亦難專主、此日受成於大將、蹤頤指氣使、安敢遲延、欲收堡夷、即傳

收堡夷、惟恐漏洩軍情秘事、欲取首級、即殺取
首級、誰能阻撓、兵主私謀、各將既應從輕、各官
豈應重究、姑與崔吉楊聊等、各從杖擬以警將
來、王應夢劉士瑛郭巍然林宗舜奉將官索買
土物、縱傾囊變產、勢亦有所不能、賠派軍民添
補價銀、乃懼罪畏威、情實迫不得已、皆原情可
恕、即免罪非寬、通事陳槐黃朝東軍丁高尚儒
王得名等、如獵犬之隨行捕捉、進退惟所指揮、
在發縱者既已正罪、此輩似應寬免、再查軍政

條例凡擅殺平人冒作賊級報功者以故殺論各堡屬夷雖非平人其原無可殺之罪即平人也杜松乃收而殺之至冒級一百二十顆似應引此例但本官係大將且未到官職等未敢擅便輕擬伏候台裁定奪于守志已經另案擬斬似應從重歸結招解分巡道孫參議覆詳無異轉解熊御史駁批哈流兎之役外係邊情內關
廟議此近日功罪一大公案也采公論而伸
國法息衆喙而服人心該道有成言矣顧僅僅以

覆詳無異四字蔽之何也此事萬耳萬目誰能
遮掩弟問哈流兎首級是眞是僞縛斬地方在
堡在巢賞功銀兩有扣無扣參貂銀兩是賠非
賠各弁首詞是虛是實據情斷罪何妨直判該
道亦嘗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兩廳不自
信以信人而故爲疑畏巧脫以含糊兩可之說
難本道矣今乃復爾耶且據詳考異由初駁而
覿償忿巧訐者誰便當抉其隱情由覆詳而覿
邀功首禍者誰亦當裁以大義其不能無異者

一、既無愛於同行擅殺之流則一枝無乃太縱既無畏乎已去敗亡之勢而片言何以不加其不能無異者二、前勘勘在錄功而所殺者降則二十六顆之級應否准功後勘勘在錄罪而情形既敗則部覆三罪之說應否勿論其不能無異者三、賞功銀兩出自

欽頒在各軍名下者而不追是謂賞人之罪在杜松名下者而不追非以成人之廉其不能無異者四、參貂銀兩攤自軍賠假如曖昧不明則昭雪

當如部議既已贓證俱確則追給亦有正條其不能無異者五以兩事論縱冦者刑而開釁者脫是近

旨獨爲佟鶴年而嚴以一事論罪狗者死而罪人者生豈

王法專爲于守志而設其不能無異者六况諸生之呈揭杜松應後而叙乃在前杜松之挾辱撫道應前而叙反在後中左所首級長嶺山堡原止一顆而招則三顆松山寺堡原是六顆而招則

四顆正兵營牢伴所斬長嶺山堡夷原十五顆
而招則十四顆引路夷人、原是杜松分付內丁
取級、而招則稱係卜向績所斬、又杜松隨任內
丁斬首共五十五顆、內二十六顆爲巢夷二十
九顆爲堡夷、而東西所降夷五顆在焉、實則五
十顆也、除降夷未䘏及十顆願陞外、實則領功
銀四十顆也、崔吉云、銀俱交入、未知所䘏的數、
而此外又有十七顆、則松門下人役又三顆則
右翼營之所獲也、除一顆願陞外、而每顆䘏銀

三十兩則止十九顆數也崔吉等供說甚明而招却混稱正兵營内丁等七十五顆除未扣及頋陞兩項外再該六十顆俱在扣銀之數此何等事也而草草若此該道試爲虛心再覆其爲異也不已多乎而柰何以此四字了一段大公案哉再照軍官有犯例應奏

請提問遽擬罪名尚欠妥恊舍松不問更非平法所以前牌分開另照原行速詳歸結而不言招者體自如此應改由叅以便

履行至於揭帖首詞已經入疏不必重述併將前後錯亂詞語繁冗者細加刪正非徒便省覽亦所以肅法體也速之速之確詳報奪蒙此該本道孫叅議覆看得杜松生長西鄙負激烈勇猛之氣獨多自任大將事以後威名頗振未幾而移之薊移之遼矣提兵西援而雪河流之耻出塞搗巢而有哈流兎之役中外初亦偉之乃據兩廳之駁查者至再三而按其情節見松之憑猛氣以輕敵挾勝心而凌物鬬釁諸夷而釀去

後之禍無足恠也第兩廳初覆之招詞互異分
合之情節頓殊令人難解其故列申道之後戴
通判又欲留改數日不便轉詳總之以事干
題奏恐萬一不當致有後議以故兩廳難之杜松
見在合無行提面質仍批五道公審庶可以明
公道而正大法服人心而晳永鑑耳等情具呈
熊御史蒙批是勘也其緊關只在哈流兎首級
之是真是假縛殺之在堡在巢功銀之有扣無
扣參貂銀之有賠無賠便足爲杜松斷案假使

首級是真，縛殺在巢，功銀無扣，參貂無賠，雖懦夫猶將敘功，不然，雖盛稱其勇猛威名，不足為松重也。兩聽初覆之招詞雖互異，祇緣初審各丁畏以殺降問抵，又畏追併已得賞銀，而就中又有陰為之主者，故嘵嘵搪辯。而及供到首級，何嘗不言所殺是堡夷；供到賞銀，何嘗不言杜松扣去也。原招固在也，牌案分合之情節雖頓殊，又緣大勝堡之禍起於殺降，且該兵部歷數杜松三罪，併行勘問，故前案議合一招，後因科

亟言于守志擬死而杜松危又言開原失事不由誘殺爲大勝失陷不由殺降張本而因以爲庇松張本故後牌議分招由正不欲以守志危松而傷庇松者意也原牌案又在也此其故有何難辨而遲回若此本院奉三尺綜核邊事原情斷罪無不敢誣有不敢縱分守道親詣廣寧城會同分巡道從公確審十日内妥擬詳報以

憑回

奏無再稽

欽限致本院復有疏催多番議論可也此繳冊併發
備蒙牌仰管糧廳會同海防廳查勘問又蒙本
道王參議紙票蒙熊御史批據總鎮標下中軍
李光榮呈蒙本院憲牌移文分巡道取討前中
軍崔吉已報詳細花名冊揭隨准該道止發廣
寧管糧通判杜邦泰等原造哈流兎殺降冊一
本回稱原發揭帖已經回報本院訖無憑查發
回復到職遵依至錦州該營遊擊高貞有病臥
床即帶錦州營中軍周師尚公同中左所原任

遊擊馬時㭔寧遠叅將劉世傑、親詣各邊堡審
據中左所遊擊營原任中軍楊松年、供稱萬曆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杜總兵帶領兵馬
從西圍至本所皂隸山臺、分付遊擊高貞將所
屬四堡坐口夷人剿殺、彼時根木衝堡守堡周
朝卿令通事祁達子領兵在本堡門首、斬熟夷
首級七顆、內杜總兵下隨任丁夷、斬首四顆、五
奴虜為首、鐵木鄧為從、斬熟夷起炭、大擺言為
首、鼠木旦兒為從、斬熟夷戶喇器、擺言兒為首、

辛擺忽爲從斬熟夷打賴辛、哈喇大爲首、掩着兒氣爲從、斬熟夷伯言大、中左所遊擊營斬首級三顆、盛得爲首、居達子爲從、斬熟夷阿都哈、高得功爲首、三達子爲從、斬熟夷起炭亥、高得時爲首、祁達子爲從、斬熟夷班者賴、長嶺山堡守堡王有功、令未到、通事康國江領兵在本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二十八顆、內杜總兵下隨任丁夷、斬熟夷首級一十二顆、劉武爲首、又同爲從、斬熟夷阿不界、王伸爲首、張三兒爲從、斬熟

夷伯洪大楊英爲首奎令爲從斬熟夷阿迸猛承恩爲首李要爲從斬熟夷孩四劉全爲首李羅代爲從斬熟夷陶遂歹度爲首討庫爲從斬熟夷黨狐狸王金爲首張思義爲從斬熟夷煖安界趙供拜爲首王登舉爲從斬熟夷克力陪劉繼善爲首滿只害爲從斬熟夷魚數大李端爲首揆力別克爲從斬熟夷咎卜大李應詔爲首王金爲從斬熟夷尔迸住阿都害爲首擺言兒爲從斬熟夷猛克正兵營中哨門下官旗牢

件斬熟夷首級一十五顆曲四兒爲首、張良臣爲從、斬熟夷哈四孩馬仲文爲首、盧化成爲從、斬熟夷文愛、崔名嵒爲首、鄭友功爲從、斬熟夷三住顆、馬得官爲首、崔成功爲從、斬熟夷起炭、高得功爲首、姚合爲從、斬熟夷乃亥、鍾珮爲首、佟貢爲從、斬熟夷陶送界、裔占二爲首、徐文登爲從、斬熟夷陶勤、萬住、董黑四爲首、馬討爲從、斬熟夷克力界、崔智爲首、張承功爲從、斬熟夷乃門大、劉月爲首、王伯二爲從、斬熟夷來暈大、

高玄二爲首小石爲從斬熟夷乃門界秦柴爲
首何684爲從斬熟夷敖通毛用爲首王星爲從
斬熟夷昌杜李安爲首林岳爲從斬熟夷痩司
曹成爲首郭茂爲從斬熟夷三尔住頼中左所
遊擊營斬首級一顆曾伯加爲首位時爲從斬
熟夷猛可沁河堡守堡李得春令通事從尚勳
領兵將本堡夷人在本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一
十五顆内杜總兵下隨任丁夷斬首級一十二
顆哼固爲首哼布爲從斬熟夷耳逵住舊哈喇

大爲首、哈不喇赤爲從、斬熟夷叔大、托托兒爲首、圪退爲從、斬熟夷屯兎、挨只漢爲首、着力兎爲從、斬熟夷好不數、湳賫爲首、鐵鄧爲從、斬熟夷耳李、召蓋爲首、麥豸爲從、斬熟夷旺撑、別克爲首、忽代爲從、斬熟夷伯眼、大撒太爲首、虎什哈爲從、斬熟夷把戶、勺落倆爲首、托背爲從、斬熟夷挐漢住、阿不蓋爲首、把禿賴爲從、斬熟夷耳地乜、添鄧爲首、忽退爲從、斬熟夷白莱垛柰爲首、阿力害爲從、斬熟夷耳遊兎、中左所遊擊

營斬首級三顆楊現爲首潘承恙爲從斬孰夷
悖羅言文進爲首劉志興爲從斬孰夷羊恙劉
國忠爲首相承安爲從斬孰夷佟漢松山寺堡
守堡程梁令通事王得功領兵斬孰夷首級九
顆杜總兵隨任降夷斬首一顆阿失户爲首杭
艾爲從斬孰夷伍把三哈右鼻營軍丁斬首級
三顆張景松爲首位大漢爲從斬孰夷馱覽洸
有功爲首包志德爲從斬孰夷華朋楊有功爲
首陳友功爲從斬孰夷白備中左所遊擊營斬

首級五顆，王政爲首，李惟良爲從，斬熟夷伯都大達子爲首，首晏顕爲從，斬熟夷不及，張守義爲首，翁世儒爲從，斬熟夷伯三戶，馮惟柄爲首，唐萬爲從，斬熟夷革大，栢朝陞爲首，馬尚文爲從，斬熟夷伯戶，四堡共斬首級五十九顆，又審據寧遠參將營中軍蕭元功供稱，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杜總兵帶領兵馬二十五日至中左所長嶺山堡出口，署寧遠參將事原任副總兵楊暉，闖砲領兵應援，到尖山差撥夜

陳槐赴邊稟、杜總兵分付陳槐傳你將官少帶幾名人來合營、你即帶領兵馬、將寧遠邊上首級取來、本役即帶領軍丁汪應科等五十名、將寨兒山堡白塔谷堡看邊熟夷、斬首級一十二顆、白塔谷堡門首、斬熟夷首級十顆、寧遠營斬首級九顆、叅將楊曄下、隨任家丁、斬首級六顆楊志道爲首、楊世合爲從、斬熟夷哈勝楊奉爲首、丘國忠爲從、斬熟夷伯彥兀楊志祿爲首、栢奎爲從、斬熟夷朝不浪、楊尚仁爲首、楊學爲從

斬熟夷滿都賴朱友時爲首于仲禮爲從斬熟夷董狐狸許達子爲首曲友功爲從斬熟夷婦蟒氣本營軍丁斬首級三顆張大敖爲首黃朝重爲從斬熟夷婦屯荅亥紀大虎爲首王大才爲從斬熟夷阿得庫汪應科爲首楊進爲從斬熟夷婦長漢住白塔谷堡軍丁斬首級一顆周尚仁爲首崔得時爲從斬熟夷幼女打賴住寨兒山堡門首斬首級二顆俱係寧遠營家丁周勉爲首劉大鵬爲從斬熟夷把唐二李辛茂爲

首劉可旺爲從斬熟夷哈不戶當有廣寧官丁
孟宗孔在灰山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二顆俱係
正兵營官丁孟宗孔爲首孟計孔爲從斬熟夷
猢奈莊承文爲首孟希孔爲從斬熟夷把哈賴
又審據原任錦州中軍盧具瞻并原任大興堡
守堡孫承惠供稱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原任錦州遊擊于守志差隨營把總于朝官
飛馬赴錦州傳說蒙原任杜總兵分付本營將
官于守志即差把總于朝官傳令盧具瞻帶領

存城兵馬赴大福堡將看邊夷人盡數斬殺若
走失一夷就將傳宣官僉領兵員役頭先取來
又差本營旗牌耿三卞通事周尚達傳諭大興
堡守堡孫承惠將本堡看邊夷人盡數斬殺不
許走脫一夷具瞭遵蒙分付即赴大福堡公同
該堡今未到守堡官胡應登將看邊夷人圈圍
在本堡門首孫承惠亦遵照分付將大興堡夷
人圈圍在本堡西寺兒山孫承惠等思係熟夷
恐事不妥不敢擅殺本日當夜于遊擊差今未

到馬變林王近臣陸保張承仕等屢次傳殺首級如遲以軍法從事時有千守志內丁張承仕梁得重等赴大興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一十九顆錦州遊擊營軍丁斬首級十顆張承仕爲首于寧爲從斬熟夷妲妲克康太爲首千守忠爲從斬熟夷阿亥楊國徵爲首劉守臣爲從斬熟夷敖不阿于伏爲首康國相爲從斬熟夷伯亥于景春爲首王國保爲從斬熟夷阿哈賴吳進功爲首于祿爲從斬熟夷奴吉亥張世功爲首

鐵萬祥爲從斬熟夷唐速亥、耿三十爲首戴成
功爲從斬熟夷卜太、周尚達爲首咬什爲從斬
熟夷撒莫戶、劉進功爲首李得功爲從斬熟夷
長速亥、大興堡軍丁斬首九顆曲二漢爲首王
敖爲從斬熟夷土四、謝景太爲首、蕭方爲從斬
熟夷起炭石仲禮爲首、葉舉爲從斬熟夷猛可
兎高景海爲首、王仲禮爲從斬熟夷溫克、速付
恕爲首、宋文德爲從、斬熟夷營歲、孫承恩爲首、
呑國才爲從、斬熟夷乞炭公兒、衆得仲爲首、褚

尚營爲從斬熟夷塔速孩王得名爲首韓朝相
爲從斬熟夷奴加亥張得功爲首于得功爲從
斬熟夷把兒太大福堡門首斬熟夷首級二十
一顆錦州遊擊營軍丁斬首十五顆鄭世印爲
首于吉能爲從斬熟夷洪郎中千守德爲首劉
景臣爲從斬熟夷孛卜克楊吉先爲首趙國信
爲從斬熟夷把卜王得爲首王元爲從斬熟夷
遲落亥盧國動爲首王志心爲從斬熟夷孩四
楊鶴祥爲首蕭玘奉爲從斬熟夷忙牛把都鐵

萬貫爲首朱有光爲從斬㸌夷姜倸董友爲首王國王朝中爲從斬㸌夷吾能可乞董惠爲首王國順爲從斬㸌夷陸大張九思爲首謝告爲從斬㸌夷陶太楊得勳爲首周達子爲從斬㸌夷焦兒兎王守懷爲首劉顯明爲從斬㸌夷阿居𡵓楊應韶爲首劉守會爲從斬㸌夷腦合打賴漢于朝臣爲首王一贊爲從斬㸌夷擺令徐友功爲首趙安祥爲從斬㸌夷桜賴大福堡軍丁斬首六顆高上入爲首曹邦彥爲從斬㸌夷曹善

友宋邦俊爲首徐三漢爲從斬熟夷曹善友下二丫頭即夷名奴記李友升爲首蔡得名爲從斬熟夷五把三恰係曹善友妻李氏趙洋爲首李大漢爲從斬熟夷曹善友下小定子婦人大丫頭即夷名奴哈係楊文舉義女化才爲首劉成勳爲從斬熟夷七艾係曹善友下雇工小定子本姓劉不知地方人胡元奉爲首黃栢爲從斬熟夷長亥二堡共斬首級四十顆通共一百一十三顆俱係各邊堡門首斬獲看邊熟夷仍

將斬首軍丁、逐一細審與盧具瞻、楊松年、蕭元功等所供相同、又查得境外哈流兎斬獲眞正首級二十六顆與近邊搜獲七顆、俱無夷名通共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慮恐不的、復加譯審各官丁、俱供如出一口、再無異詞、僉造文冊呈報熊御史蒙批李光榮以榆林人、查榆林人事、是行也、足以信矣、詳中詞語併冊內其首其從殺某堡夷姓名、詳敘入招、以別於二十六級之在巢者、可也、冊併發備、蒙票仰管糧廳查照

欽入該凌通判會同金州海防李同知隨將盧
具賠等各官犯行拘到官研審長嶺山堡出境
殺取熟夷首級真偽多寡并杜總兵發銀與撫
順等處歷買貂參攤賠銀兩及包賠價銀各供
吐前情委的是實看得長嶺山出塞之後本以
擣巢爲名則所擣者在叛夷而不宜在屬夷也
爲誅叛而出則在巢者可誅而沿邊堡者何可
槩誅也斬夷級僅二十六顆而獻功者百四十
六級真耶僞耶妄屠戮於此而開邊釁於彼功

耶罪耶夫厭然自文其罪而張其功又恬然自以為功而挾之賞殺偽級至百二十人之衆扣賞銀至數千兩之多則向之妄殺偽級者正所以為多扣賞銀地也且也索參貂於清河撫順靉陽寛奠開原之間壓買人參二百二十五斤貂皮百五十副致累官軍賠銀一千八百餘兩廼猶抗顏厲色而驕語燕且勇也其誰信之哉

參照原任遼東鎮守總兵官今奉

旨罷職不叙杜松椎鄙性生剛愎自用所稱嘍啫宿

將迺爾躁率淺謀始而雪夜潛蹤止搜馘二十六級之零虜繼而天驕報復遽殺虜我千百之遺黎刈屬夷以冒賞功不思屬夷即吾人也殺降之罪罔赦索參貂而貽賠賍何知賠賍皆軍餉也侵牟之咎安逃合寘重典以懲不法原任遊擊管坐營事務崔吉原任副將署寧遠叅將事楊暉原任中左所遊擊高貞原任都司僉書代左翼營遊擊事李維喬原任遊擊代右翼營事單盡忠降夷千總卜向績或膺中軍或爲裨

將指顧有在馳驅以之故雖有披腹苦口之譚
難效於暗嗚叱咤之耳惟有奔命竭蹷以赴黽
勉於斬馘誅屠之役邀功未必無心殺降似非
其罪於法當寃於情可原欲懲其將來須示之
重罰寧遠參將營中軍蕭元功中左所遊擊營
中軍楊松年千總蔣立德錦州遊擊營中軍盧
具瞻把總于朝官大興堡守堡孫承惠等俱望
下風於幕府敢佐末議於閫帥錄功其次擬罪
惟輕似與崔吉楊暉等末減量行罰治原任撫

順備禦王應夔原任醴陽守備劉士瑛原任清河守備郭魏然原任開原備禦林宗舜等傾囊變產情豈甘於媚上廼畏威懼罪勢實迫於不得已皆原情可恕即豁罪非寬通事陳槐黃朝重等軍丁高尚儒王得名等逐獵之狗發縱由人此輩可勝誅哉合應槩免者也將吉等問擬招解到道該本道會同分巡道孫參議覆參看得哈流之役伸此詘彼伸彼詘此固邇來功罪未明之大公案也請先代爲杜松解而後責以

不可觧則功罪較然矣如謂巢之不可搗也松或有觧謂大勝之禍始於哈流也松或有觧謂畏讐報之虜而不必亦矢相加遺也松或有觧謂熟夷之不陽附而陰異也松或有觧至大勝之陷全城俱沒守將議死而建鼓登壇素以驍將自命者將安所逃罪耶則無能為松觧也出塞之功自二十六顆外顆顆熟夷之頭非撲殺於堡門則搜屠於邊境衆耳衆目所共睹見多命甚憐殺降有例乃敢以之欺三院欺

皇上又無能爲松解也即熟夷未必衷順遇虜難保
不殺縛而屠之與劊手等而不勝德色盛氣强
索公家五千餘金而又從中自爲乾沒與盜竊
何異又無能爲松解也至貂參之價松自有心
從來有銀二兩易參一斤者乎此千八百金不
敷之價不剥貧軍之膏血將覓之何所松既號
廉而此千八百金者取非廉取用亦非廉於用
矣又安能爲松解也緣係大將未經到官應候
上裁于守志別案擬辟免議外楊暉高貞者固

皆建庀一路儼然而將列者也出塞則爲番潞
之道殺降不聞勸止之言松在則唯唯效命松
去始呶呶相攻屠殺者旣不可以復生侵損者
律豈容於出首但念松爲帥主罪有專屬合與
崔吉單盡忠李維喬量開三面至於蕭元功盧
具瞻楊松年于朝官蔣立德卜向績孫承恵分
以漸卑情亦漸輕亦各仍枷盧具瞻仍聽另案
歸結陳槐黃朝重高尚儒王得名等僧廝走狗
應俱不論再照胃領賞功銀兩原議免追自是

寬政苐宥其妾殺爲從之罪不啻足已乃復以
五十官絲贈劊流而賞有罪於法謂何除二十
六顆姑准作功免追外其餘冒領者俱追之軍
丁私扣者追之杜松與貂參科斂軍需一併還
官等因招報到臣據此卷查萬曆三十七年三
月初七日奉都察院巡按遼東九十七號勘劄
准兵部咨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
餉經畧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象乾巡撫遼
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會題前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隨該兵科看得遼東十數年來未嘗以捷聞茲捷乃近日所僅有者况實係河流助逆之賊乎此固該撫明于决策該鎮勇于除兇實總督發縱之效薊撫移會之力也是役也彰

中國之威奪狡虜之魄報薊門之讐振遼左之氣雖賴蟒之交伐穿奴之謀皆於是捷焉係顧兵勝非難時勝為難况夷虜之性一經懲創終身為耻自今宜益蒐卒簡乘枕戈擐甲日夕惴惴

常若大敵在前、尤宜深謀厚防、遠探暗哨、薊遼
既相爲肘足、宣昌亦借爲犄角、勿得自分彼此
坐失事機、更須賞不踰時、以示鼓舞、乃爲常勝
之兵、乃所以安遼而固薊也、等因、通抄送司案
呈到部、該本部覆
請、允將該鎮斬獲虜級、領賞官丁、速
欽發賞功銀一萬兩、差官解赴該鎮巡撫衙門、照例
給賞、一面行巡按御史、將前項有功人員、作何
敘錄陞蔭、陣亡軍丁、作何優恤、逐一勘明作速

具奏以憑覆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云云俱移咨備劄到臣依奉節次
案行分廵道查勘去後續據該道右參議孫敦
化將崔吉等招解前來又經駁批批該道確查隨
據該道呈請五道公審復批分守道會同分廵
道從公確審妥擬詳報去後今據分守道右參
議王與分廵道右參議孫敦化會勘招報到臣
該臣查得杜松所殺熟夷姓名與所扣賞功銀
數雖有各官軍供報明白尤當以總鎮標營官

報數爲主而標營官所報之數尤當以崔吉原報爲主蓋崔吉乃首尾在事之人其見眞而其事核也三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崔吉曾具一揭內稱某營軍丁於某堡斬獲達賊若干內某丁爲首某丁爲從斬某賊夷姓名數目與今標營李光榮逐堡挨查者一一相同而至於某營軍丁每名扣賞功銀若干兩某營軍丁未曾扣銀則崔吉之所有而李光榮之所無也其某堡撥某丁所斬首級轉送前屯副將呈驗希圖塞口又崔

吉之所有而李光榮之所無也當批分巡道併
查報矣問者只合以崔揭詳敘入招方爲定案
乃招中略崔吉而詳李光榮之所報失輕重矣
又抹去臣之批語而反稱原揭投遞臣處收存
候查豈臣不欲出此揭爲杜松實錄耶分巡道
未曾批行原發致問官苦於無據標營得以相
推以此李光榮復有挨堡之查不然而以此揭
早付問官推勘則李光榮之查可省也今其揭
該道同詳粘繳固在也而謂臣收存誤也除批

行該道併提勘至日再行改正外看得遼左邊功向來多假然而未有假於哈流兎之捷之甚者也初猶意其真假相半而不謂一百四十六顆中真級僅二十六顆也初猶意真級二十六顆或如火牌所報得之二百五十餘里之外而不謂其對直大福堡邊僅三十里也初猶意假級一百二十顆或得之近邊之外而不謂其先誘後縛盡殺於堡門内外也初猶意所獲賊首瓜兒兎哈或是真酋盔甲馬匹或是虜中真物

而不謂其爲假名爲自家正兵營中甲馬鎧仗也蓋當事諸臣以名用杜松臣亦以名信杜松而實不料其假之一至於此也既情見勢窮贓明證確卽分巡道孫察議夙知杜松者侃侃執駁雅欲平反不輕加以一字而遲囘兩年卒無出於地方之論今雖守巡兩道會酌而詳仍巡道礽招此亦足以明公道矣夫是役也爲河流口助逆之賊而起耳檄搗黃酋而搗拱酋檄搗虜巢而搗我堡若搗法而僅止此也雖文弱如

臣者以尺幅密屬錫義寧前諸將不半日而首功千餘顆可坐而致之堦下何必杜松且殺堡夷則殺之耳預遏襲郎中窩下紀綸河流口有拱兎部夷一半助逆供狀而其後遂有實係河流助逆之賊之應何爲者蓋察松之本謀原在此做法原止此非真有奮勇搗巢責也故人皆以奉明搗巢爲松解而臣獨以違制搗堡爲松罪非謂巢之不可搗而謂所搗之非巢非謂堡夷之盡順而謂所殺之非逆明乎其爲非巢非

逆而後議論可一、公案可定也他如殺降開釁則有殺降之律失陷城堡則有失陷之律壓賠參貂一千八百餘兩則有科斂之律侵扣賞功銀二千六百餘兩則有侵盜之律雖刻木為吏執刑書以問松松且無辭不待臣鰲矣若乃崔吉于守志楊暉高貞竇盡忠李繼忞蕭元功楊松年于朝官蔣立德卜向績孫承惠等或掌傳宣或擁專城或任列校皆有地方軍馬之責者雖云大帥行軍違命者偏裨以下得以軍法從

事然而殺降何事誠使吉等合詞力爭杜松雖暴豈能一一斬以威衆而乃聽其指使有同奴隸命之誘夷入堡則誘夷入堡命之斬取首級則斬取首級曾無一言勸阻而徒喋喋首辯於其後何得盡貸但查得軍官有犯例應奏

請提問前巳駁道改由參呈令仍以招至遷定罪名于例未允臣不敢擅擬杜松大帥也所犯大辟也未經面訊臣不敢擅擬行臣勘者原爲叙功臣所覆者乃是論罪前後懸殊臣不敢擅擬仍

應照例奏

請提問至於勘敘功次一節雖有真級二十六顆然距邊僅三十里不過住牧奴酋乘其牆薄而竊之非犁庭掃穴入名王之帳而斬其頭也一出哨家丁辦之矣似難敘錄本無陣亡軍下憑何優䘏而三年以來為此一事殺虜多少人民折壞多少兵馬費用多少錢糧仰勞多少

聖慮推原禍始誰實貽之伏乞

勑下兵部覆議將哈流兎搗功免行敘錄仍將杜松

楊暉等行臣衙門勘問依律正罪併追還賞功銀及參貂銀兩使邊帥有所懲創再不敢妄殺

開釁上以欺罔

朝廷下以流毒邊鄙

宗社幸甚封疆幸甚臣愚亦幸甚除將崔吉等批行

該道聽候

明旨外緣係彼夷狂逞助逆主將督兵奮勦仰仗

天威大獲奇捷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徐世賢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舉兵備疏

題爲循例薦舉兵備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遼東踰瓜將近貳年所有地方兵備官員例
應舉薦除海蓋兵備副使闞鳴泰治行久崇譽
望遼海共底澄清憂去雖近例不敢叙外訪得
寧前兵備右叅政馬拯德遂才閎勞深望重心
血一腔欲盡膺功伍載獨高分巡兵備右叅議
孫敦化體崇矜重壯秉堅强馭衆有恩有威當
幾獨行獨斷分守遼備右叅議王典英畧馳文

驟武細心出大入微天下奇才邊方特品開原兵備僉事高折枝身當四戰之衝手扼群胡之吭經綸妙畧安攘弘猷以上諸臣才質雖不同科勞勩均應優薦至於馬拯壹任伍年在地方爲極衝極危於諸臣爲極深極苦若論大閱考滿之例當累超肆級而今猶止此是臣負拯也前年夏拯已推陞大同視前屯爲善地臣以款事議留叁月後准前撫臣議復行留任今款事結局年餘而叅政之俸又將貳年所當亟調以

惜其才而無令其長困於一處陞級以酬其勞

而不宜與腹裏參政同筭俸次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馬拯陞級調

用孫敦化等循資擢用庶邊臣知勸而於安攘

大計所裨非淺鮮矣緣係循例薦舉兵備官員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賓親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有司疏

題爲循例舉薦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遼東、踰限將近貳年、所有有司官員相應遵
例舉薦、訪得金州海防同知李守仁、朗識沉涵
不露、通才批導如流、一鶴清風、三韓明月、遼陽
管糧通判凌子任、禔已清同王潔、當官惕若水
兢、愷悌宜民、德讓君子、前屯管糧通判張四德、
藹藹吉人、硜硜素節、悃愊絕無吏套、慈祥最德
民心、廣寧、管糧通判杜邦泰、苦心四顧、躊躇、斂

手一揮立辦上下胥賴蚤夜獨勞岫巖通判孫如汕一見行雲流水重來熟路輕車克勵清操久勝令譽安樂州知州李備偉然風度不凡卓爾才華出衆黃龍地苦神爵政新以上諸臣皆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内孫如汕再任雖未及期而前後俱在臣屬近已考滿保留相應併薦者也再照有舉則必有劾但遼左文職寥寥數人自臣提問知州萬愛民後各官益凜凜奉職唯謹實無可備劾者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守仁等循
資擢用庶遐吏知奮而吏治益興矣緣係循例
舉薦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夏國實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首領疏

題爲舉薦首領官員事臣奉

命廵閱事竣所有首領官員例應舉薦謹查得遼東苑馬寺主簿劉偓廉敏兼而司牧勞深才識老而平礦功懋遼東都司經歷司經歷馬弘濬性端亮而績有風儀才敏練而更餘氷操遼東都司斷事司斷事趙鳴春貌頎頎而幹濟優長心翼翼而操脩愼恪海州衛經歷王曰義性直介而耻同俗吏守清潔而惜滯幕僚廣寧右屯衛

經歷左天眷守官箴而清畏四知抱儒術而才優百里定遼中衛經歷王前勵操行而一介守嚴公聽斷而兩造心服義州衛經歷唐時雍吏事優而註措精詳民情熟而黃成明允定遼前衛經歷唐文學涖事勤而案無留牘促躬慎而行有廉隅以上各官皆首領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內劉惺才守俱優勤勞最著未牢監牧田壹千伍百餘頃沒於東山豪民者百年不敢問臣行道先委他官往勘皆爲豪民抗逐

繼遣本官獨能曉譬情法使其輸服淸田定介

井井不紊又馬官兒寨礦徒金三塊等聚衆數

千人爲患本官領招安檄深入賊巢以酒誘其

頭目叄拾餘人擒之而餘悉解散此二事有科

目之才所不能辦者尤當優擢以酬其勞者也

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惺等酌量

擢用庶群工知勸而分職不患於無人矣緣係

舉薦首領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教職疏

題爲循例舉薦教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遼東兼攝學校所屬教官例應舉薦而向來皆附敘於衛經歷之後甚非崇儒重道之體我

皇上覃敷文教前年

特允臣請會添科額邊方人士翕然競奮而誰司模範實維教官臣今專疏薦之雖充剡無多所以重風教也謹查得海州衛儒學訓導劉大柄性行醇而克端師範經術裕而雅抱吏林瀋陽中

衛儒學訓導寗奭芳學問優而誨人不倦才華
斂而從政有餘廣寧左屯中屯衛儒學訓導陳
所守明其藴而兩端教週試之事而百里才優
以上各官皆教職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民牧之
選者也伏乞
勑下吏部如果臣言不謬將劉大柄等酌量陞用以
爲勝教者勸而遼左人文益蒸蒸起矣緣係循
例舉薦教職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遷謫疏

題爲舉薦遷謫官員事臣奉

命巡閱事竣所有地方遷謫官員例應舉薦謹查得

遼東苑馬寺添註主簿劉爲楫忠孝根於天性

正氣塞乎乾坤方其蹇諤於省垣而忤在權門

便在

國家久著敢諫直言之節及其播遷於沙塞而身

在江湖心在

魏闕益深忠

君愛
國之恩自戊申歲爲時宰所逐至今十有四年矣
年來吏部起廢屢推光祿寺寺丞而排斁之牘
時勤
賜環之
恩尚靳遂使
朝廷之上不得一枚老成骨鯁之用臣不勝爲
朝廷惜也且當時時宰恨吏部與本官不附已因
而考察吏部司官併處本官未幾時宰敗司官

之被黜者陛續陞轉高得游晋於清華次亦不失爲方面而本官獨以屢推太常少卿者十四年邊方雜職而一折不復伸以長爲諫官觸忤時宰者鑒戒臣又不勝爲言路惜也夫本官臣之會試房師也臣㓜失父訓長之師資幸初任保定爲臣師隣壤不時勉臣以爲臣居官之道而臣是以亦步亦趨不致顛越辱

陛下任使者臣師之教也臣何敢避弟子薦師之嫌而不一稱揚臣師於

陛下之前乎惟

慨允寺丞之推而亟用之又大用之

朝廷有老成骨鯁之臣

社稷之福也言路之慶也臣無任恐懼急切之至緣

係舉薦遷謫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夏國實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將領疏

題爲循例薦舉將領官員以示激勸事臣奉

命廵閱遼東一年之外復踰期貳拾貳個月開見頗

眞所有按屬將領官員相應遵例薦舉訪得西

路協守寧前副總兵李芳春戰蹟東征西討威

名外攘內安功懋干城望隆節鉞東路協守管

開原副總兵事叅將李効忠弓冶早承家世姓

名久在匈奴東塞無塵西平有子中路協官管

遼陽副總兵事叅將郎名忠忠義本自世傳巧

力得之神授程庭志壯綢户心勞海州叅將蕭
如蕙爲人勇勁而沉治衆整暇不亂西陲宿將
東國長城管錦州遊擊事叅將高貞一矢貫精
全膽滿身戰血猶鮮無地立錐有軀報
國管正兵營中軍遊擊事叅將李光榮飛騰倚劒
雄風顧盼横戈勇態應還故物亟置衝邀管義
州叅將事遊擊李懷忠行軍酷似祖父搏虎眞
若嬰兒人比大吳名齊小李中右所遊擊佟鳴
鳳謀畧六韜世業清謹萬石家風不愧箕裘有

資帷幄中後所遊擊李繼功力挽雙强身經百
戰怒敵目皆欲裂衝鋒骨肉皆飛遼東掌印都
司鄒儲賢韜鈐一架胸書藴藉滿胸武庫雅稱
儒將迥異弁流巡撫標下中軍都司劉士瑛美
秀而文沉毅有勇號令師中雷動指麾閫外風
生遼陽奇兵營遊擊張昌徹忠懷慷慨智畧深
沉訓兵組練風生却虜韜裘膽落管正兵右翼
營遊擊事都司僉書李維喬凢姿甚偉豹畧多
奇每環甲以露捿期滅胡而朝食管寧遠叅將

事遊擊劉世傑、一望豐隆出衆徐觀輕捷過人、
戰守克脩、夙勤交勵管正安堡遊擊事都司僉
事李向日、便便口若懸河綽綽才同遊刃善於
款撫剩有機權管清河堡遊擊事都司僉事陳
九圍、沉機足智强幹多謀、任怨不避豪門修守
允資保障寬奠參將董勳、熟經戰陣歷著勤勞、
捍邊身作金湯震虜威雄虎豹、遼東管屯都司
僉書胡從化、武胄雅有儒風壯齡早懷宿略、一
清似水百苦如飴、鎮江遊擊李應選、顒昂體貌

奕練才猷談兵借箸呈奇技射穿楊擅巧管廣
雲堡遊擊事都司僉書何世廷謀勇足備廉白
自將縛修保障獨嚴蒐討折衝允賴鐵嶺遊擊
楚尚義果而有威赤心無二恩每絕甘分少勇
能執銳攻堅管正兵左翼營遊擊事都司尤彪
有懷欲斬名王無敵願居前隊得當自書慣戰
知名管中固備禦事遊擊鄭則隆虎貔雄貔鶴
鸛先鋒短於馭衆牧民長在搴旗斬將中左所
遊擊楊紹美恂恂雅致耿耿壯懷更兼騎射之

長什是箕裘之彥長安備禦梁汝貴報恩七尺
身輕皆死孤軍氣壯健兒本色義士心腸鎮靜
堡守備羅拱極推心以待遠人開口便服猾虜
聯操聘縱有勇有謀金州守備劉繼祖壯志桓
桓雄姿糾糾三海鯨鯢浪靜萬山虎豹風清懿
路備禦祖天壽英年壯志絕技皆操張弧九矢
無虛橫槊萬人獨往威遠堡備禦賈承武性情
樸直體貌龐雄撫戎深合機宜改堡更多勞勣
蒲河備禦孟先春志切吞胡才長治旅修繕功

崇保障指麾色動旌旗蓋州備禦蒲世芳恩洽
投醪謀深借箸令肅軍容頓壯威行戎祲潛銷
清陽備禦楊可大一身獨捍衝邊兩路日當强
虜孤危最甚閑整自如鎮西堡備禦熊銓學洽
能工父業餐胡擬報兄讐鴻劒心雄操弧技絕
撫順備禦郭彥光性地眞誠才猷老練恩信能
安反側疾徐最合機宜西平堡備禦蘇民牧昂
昂七尺英標糾糾一腔壯膽恩施挾纊操勵飲
冰泥河備禦宋文鑑驍雄之氣駿發之林虜情

盡在目中兵畧指諸掌上以上諸臣職任雖各不同皆一時武職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雖有歷任尚淺者然其陞調總在臣屬而鄭朝隆則創後愈加奮勵尤彪梁汝貴則援遼久著勤勞所當一體併薦者也內李繼功李懷忠羅拱極蓰俸皆深俱應陞轉但或當虜衝或當市口其所處之地極難則相宜之人更少應各加衘將遊擊職銜照舊管事胡從化管屯似爲閑局然初到時未入遼城即委署海州營務修築

墻壕身先畚鍤工程覘𣏌所獨堅巳而署都司
練新兵署覔莫以一身兼數官之任迄無暇日
而所至有淸惠軍民感之今歷俸亦二年餘所
當亟陞遊擊以示獎勸而鄭朝隆起家行伍目
不知書以之領見成之衆而衝鋒破敵則有餘
以之處專城之任而牧民馭衆則不足所當調
管廣寧大營人馬聽大帥調度以盡其武勇者
也再照往例有舉則必有劾近止有一怙過不
悛胡國臣者巳經督撫甄別論劾而此外則皆

不敢愛死以試臣法者也即如近日瀋陽之役一時將吏不難破肝腦塗沙場而卒免居民於殺戮則人人且願爲封疆死而臣又何求乎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李芳春等循資推用李繼功等加銜陞用鄭朝隆調正兵營用庶武臣知所激勸而封疆與有藉賴矣緣係循例薦舉將領官員以示激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賓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

舉將材疏

題爲議薦將材以備擢用事案照先奉都察院勘

劄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議各該廵按御史各將

所屬衛所指揮鎮撫千百戶及各營路中軍千

把總等官加意諏訪如果年力精壯才猷諳練

諆勇兼長緩急可恃者即於年終或復

命酌量奏薦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備劄前來遵行在卷今照臣奉

命廵閱已完除副總參遊備守官員已經另疏薦舉

外所有操司衛所官員相應遵例薦舉訪得巡撫標下旗鼓廣寧衛指揮僉事張士彥逸度飄然霞舉儁才堀爾風生警敏多能緩急可用正兵營練兵千總武舉沈大坊家傳正氣天賦雄才能文已識靈光牛斗終需大受分守道中軍東寧衛指揮僉事白所學視躬恂謹溫文治事通明老練傳宣中祭號令維新寧前道中軍廣寧前屯衛指揮使揚松蔭恂恂魯國書生矯矯山西騎將中權令肅諸路風清開原道中軍遊

海衛指揮同知胡一中、直道毋存骨骾素心羞
作脂韋大有挾持更優籌畫標營督陣官山海
衛指揮同知李國梁生而虎頭食肉誓將馬革
裹尸衝敵必先歸師毋後中左所遊擊營中軍
寧遠衛指揮僉事蔣立德桓桓雄有膽沉毅多謀
单騎直突胡圍一戰遂存孤堡中協營中軍東
寧衛指揮僉事蘇子忠行間半世家無擔石之
儲帳下期年軍有撼山之重鐵嶺遊擊營中軍
鐵嶺衛指揮同知朱三錫驚人偉幹係虜雄心

傳宣組練威揚指顧貔貅氣肅、標營督陣宣府
蔚州衛正千戶馬熥骨相權奇、心機靈變不至
學古兵法豈徒能讀父書西協營中軍寧遠衛
指揮同知楊應乾勇堪禦侮志不營私壯猷丕
著師中遠器寧淹袴下正兵營千總鐵嶺衛左
所試百戶李進功赤膽自盟白刃可蹈遇敵萬
人必往衝營一騎獨先正兵營管內丁千總大
同榆林衛副千戶馬虎控弦百中無虛麾劍千
人自辟三雲猛士一鎮冠軍遼陽奇兵遊擊營

中軍定遼後衛前所副千戶李永芳膽畧沉雄
手姿勁拔投袂三軍氣振折箠萬虜蒐銷東降
夷所千總廣寧衛前所百戶卜向績龎雄本自
夷流感激樂為我死一身創盡百戰功多中協
營千總東寧衛武舉署所鎮撫楊千渭挾筴數
篇貫石射胡一柄雕弓久擬武科宜登將閫標
營千總鐵嶺衛指揮同知白雲龍滿面雄風渾
身壯膽先登更能後殿中權每領前茅標營千
總定遼左衛指揮僉事李大成手提一旅氣雄

萬夫彎弓漢月光寒、掃羽胡天祲掃西降夷所
千總廣寧左衛前所百戶羅萬言力壇五丁、巧
穿七札陷敵熊羆氣勢、報恩鐵石心腸、錦州遊
擊營中軍廣寧左屯衛署指揮僉事周師尚清
逸雅類書生、沉練夙閑將畧、傳宣有法防禦無
虞海州叅將營中軍蓋州衛指揮同知潘宗堯
傾傾儒貌、業業小心、張弛悉合軍機、恩義大孚
部曲中協營旗鼓定遼左衛指揮僉事王紹勳、
勇而足智、孝可移忠操弧巧過衆人、投醪恩孚

一旅瀋陽遊擊營千總定遼左衛署都指揮同知金階斷腕猶能血戰滿身盡是刀痕瀕死堪憐捐生不惜中協營千總定遼左衛指揮同知徐九思猿捷欲飛梟雄自喜躍馬身過一鳥控弦巧下雙雕瀋陽遊擊營千總瀋陽中衛指揮僉事王有正在衆風神遒勁臨戎意思安閑克愛克威有謀有勇義州參將營內丁千總鐵嶺衛實授百戶湯遇時陷陣必先矢石報知寧變身軀胡虜知名戎行有賴中協營千總定遼中

衛都指揮使韓天錫勇敢過身是膽刀鎗満體
皆瘢有死之心無生之樂正兵營泰將中軍陝
西西安左衛指揮僉事樊東論忠信可行蠻貊
庶能有裨戎行不炫虚不克勤實績正兵左翼
營千總盖州衛中所試百戶蕭伯芝束髪從戎
矢心滅虜敢戰風雲若壯久防霜露爲勞正兵
右翼營中軍廣寧衛指揮僉事史鳳鳴丰標儁
朗韜畧精通軍中節制惟嚴閫外威聲克壯海
州營千總海州衛指揮同知祝世泰飭戎色色

皆積垣塞班班足恃任勞任怨、[illegible]貞心秉協
管千總三萬衛指揮僉事鄭國忠入彀才情雙
美文韜武畧兼優砥礪方新功名自遠蓋州衛
掌印海州衛指揮僉事顧大訓、相具虎頭技精
猿臂牢落久淹伏櫪英雄可備登壇定遼左衛
掌印武舉署指揮使王夢蛟小心謹慎之守通
幹老成之才、久滯衛閒宜充將選海州衛掌印
蓋州衛指揮僉事徐洪、魁梧綽有風儀明練雅
多幹局、督工績懋視象心勞廣寧前屯衛掌印

本衛指揮僉事毛煥然號午溫逸才猷爽亮奉
職朝乾夕惕處衛意定神閑標營旗牌官陝西
榆林衛右所百戶李國樑少年而美姿容巧手
最工騎射靈機異衆英氣逼人標營左哨把總
定邊左衛左所百戶劉巡節探穴而得虎子扼
項欲取驪珠出哨如神逐虜無敵定邊中衛掌
印武舉署所鎮撫祝世昌英氣能光出匣新才
牛刃發硎曾占武元允稱儒將東寧衛管局武
舉署所鎮撫武以揚貌若昂霄威鳳才同破浪

長鯨不貧科名堪膺閩寧海州衛管屯武舉署
所鎮撫寧擴胤一劒寒星耳六翮放入風雲
帷幄弘猷武闈佳士廣寧前屯衛管局寧遠衛
指揮僉事王化準省括常穿七札鳴弦立下双
鵰宜置行間寧淹閑局定遼左衛武舉署指揮
使楊茂都終軍棄繻之志鄧禹伏策之年家有
兵書人推將種定遼中衛武舉署所鎮撫佟國
祚天分出群人門濟美温雅居然國器清正緯
有祖風廣寧中衛武舉署指揮僉事賈承澄揮

毫紫氣騰騰、撫劒長風颯颯、能羆大器海國良材、廣寧衛調操百戶熊鍈、父子相傳韜法、兄弟並擅雄名、勇冠三軍、才堪一面、興水縣守堡寧遠衛署指揮同知栢世爵、才鋒駿發、膽氣雄飛署符名譽久騰、提堡威聲漸振、高臺堡提調廣寧前屯衛指揮僉事吳東魯、外示温和、心實機巧、鞱略已淹、一蹶青萍、益礪新鉶、提塘千總寧遠衛左所鎮撫劉保、心機警敏、幹局通明、三年玉塞功多、一顧金臺價重、以上諸臣、俱堪守備

備禦之選內將立德驍果精悍不惜軀命為封
疆効力前年長嶺一戰奮勇先登克存埀陷之
堡厥功甚大臣曾為一堡性命執爵再拜以勞
之應亟陞衝邊備禦以示勸者也再照往例薦
舉衛所操司官員原無定額今臣所舉比上次
雖多十數人緣臣在差二限滿之外復歷兩年
既以一差得兩差之薦又甄別與將材撫臣歲
應一薦自三十四年以來而昨始舉薦是各官
四五年間未得撫按一薦其賢者已不無積滯

而又臣等約束甚嚴雖不肖者亦重犯法而爭
自愛貪懦風習幾爲一變似覺可薦者多於往
時而今舉之猶有所未盡也大遼弁多中材臣
敢謂所舉者皆孫吳韜白之儔獨計遼地終須
遼人與守勢不能一一借才於異地因其人而
鼓舞之則人皆可用因其才而酌用之則事皆
可集近日只緣舉薦稍闊各官雖有前次一二
薦者俱不得推用以此遇缺輒至之人備守參
遊中間一段幾于不續不得不用西將而遼人

既多觖望西人亦不安位俱屬未便所以量寬

薦數廣示收羅以啟嚮用之途固風勸之道宜

然而贍那用人之法亦自不得不爾要非敢為

濫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士彥等及

時擢用蔣立德亟行陞用庶人人感奮而孤邊

不致有乏人之嘆矣緣係議薦將材以備擢用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賓親

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日、

舉廢閑疏

題爲蒐舉閑住將林以需邊鎮急用事案照先奉

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本部條陳內甄別邊

材一款備行總督撫按不拘本鎮別鎮及見任

廢閑爲事武職官員一體從公採訪務得真材

據實

奏薦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備劄在卷今臣奉

命廵閱已完外所有廢閑將領相應薦舉以需急用

訪得原任寧夏總兵李如栢威名夙著於蠻夷德行益高於州里有用而示無用不爲然後能爲原任遼東總兵起都督僉書李如梅百戰而走倭驅虜寸心惟報

主酬知捉刀本是英雄推轂宜先人傑原任加銜副總兵廣寧前屯衛中所副千戶楊䐜署篆則烽燧無塵收款而縻縱在握功高由來不賞事定詎可終閑原任開原叅將定遼中衛都指揮僉事佟養直樸勇無俗弁氣習清白有乃父家風

夙標敢戰之名宜付衝邊之寄原任鐵嶺遊擊
鐵嶺衛都指揮使李元相望之一貌超群中之
片言中理恒守正不阿權豪應奬恬以抑奔趨
原任都司海州衛武舉署都指揮僉事郭思齊
以實心而作實事不避勞亦不避難署營稍戢
居先策應奔馳恐後臣在遼閱人久矣關將多
喜爲高談沾沾自負及試之事多不效或委之
衝廢輒避難不應獨李如栢養高自重楊騂等
寡默沉退試之事一一皆幹辦如意臣以此薦

之而揚瑚當拱兎報仇之時委署錦州年餘虜

即無一騎窺邉又能收服拱酋使西陲晏然瑚

之力也當亟以原官起用一酬其勞若李如梅

英風俠氣義膽雄心種種過人此大將之白眉

更不易得者臣於邉縣見任與廢閑中欲摸索

一二堪爲大將者以備他日有事之用三年以

來似尚未得獨有一大將如如梅者而苟隨衆

人之愛憎不爲薦揚使之終於淪棄而不得用

則如臣爲

國求材一念何臣之執法也如山之重而難移臣之處心也如水之平而不倚李成梁有罪則罪之勘案一定誰敢挪移一字其子孫可用則用之需才方急何忍傷沮一毛蓋
王路本自寬平臣心亦無偏頗關係人林正不必着一私意於其間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如栢等分別及時擢用庶人人激勸而禦侮不患於無才矣緣係蒐舉閫佳將材以需邉鎮急用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齎謹題

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具

舉援兵官疏

題爲薦舉援遼官員事臣惟按臣之薦援兵官員

未有例也以其未嘗遇有調援之事故無之若

遇其事而又深知其功則亦例之所弗能拘也

年來遼以積弱當仇虜東西大訌敗衂數見幾

不能軍矣自督臣抽調各鎮精兵勇將陸續來

援而軍容始振虜氣始奪講欵欵成講

貢貢就中間當虜者如長嶺長勇平虜等處皆以

血戰存堡保境堵截之功固在必錄而其不得

當虜者亦莫不以聲勢震疊而潛杜其入其勞亦未可沒也夫各官離鄉井拋妻室千里赴急廿凶危而不悔其意亦欲圖一薦爲功名計耳
卽嚮者臣當用人之際亦曾許此以勸之旣已不惜軀命爲地方用力而苟以無例之故不爲之一薦無謂非
國家鼓舞遴吏之道而且使人實謂臣以此餌人而終印刓不忍予也則於激勵之初意何除原任遊擊左聰今起補洪水遊擊千總張聰今陞

大同坐營都司、俱錄用他處未敢槩敘原任副
將今起補海州參將蕭如薰原任副將今起補
正兵營參將李光榮、原任都司今調補左翼營
都司尤彪、加銜守備今推長安備禦梁汝貴皆
見在地方、已經另敘外、臣謹查得原任總兵趙
夢麟、掃穴曾空胡虜、藏弓可惜英雄而載驅馳
一方倚賴原任副總兵萬化孚、雄才落落俠氣
翩翩、養士日散千金報
七身留一劍、原任參將袁登趨、徒自雄、果敢善戰勇

畧曾傳細柳威名新著古榆原任遊擊麻濟邦
巧可驚弦自下勇不介馬而馳絕塞長城大風
猛士原任遊擊麻崙壯氣排山長戈回日漠北
威聲久懾關東保障初堅原任遊擊鄭源夙精
騎射久歷戎行枕戈露宿不寧入境秋毫無犯
大同右衛右所功陞實授百戶朱萬良素常藏
厲最善用兵長驅湯火不辭逐北風聲皆壯榆
林衛千戶王世欽風度本佳公子器識一偉丈
夫敵學萬人志在千里陝西榆林衛左所試百

戶賀世賢獨麾數百孤軍屢挫伍千强敵平虜
三戰絶勝一時駐防廣寧原任守備大同右衛
指揮使麻蓁巧能貫蝨氣可食牛勤勞已著遼
中勇畧應馳塞外紅旗千總尚志弘丰神俊鶻
摩雲志氣神鵰擊水射工天巧勇冠人群大同
右衛右所千戶別鎮膂力過人騎射出衆前後
久隨征剿東西屢立戰功駐防廣寧大同右衛
指揮同知麻植謀堪借箸勇可衝鋒援桴氣壯
三軍嗚劔威服群醜千總榆林衛指揮僉事張

嗣亨才足兼人勇堪禦侮係堡虜不敢近職軍人亦無驚千總會舉李一敬目無全虜腹有九邊摩肖氣溢眉雲投袂風清荒徼千總會試武舉王進闕爛熟胸中黃石平生匣底青萍令肅三軍惠孚一路以上諸臣皆援遼勞苦有功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趙夢麟臣初不知為何許人以杜松推薦而始知其名頃兵過遼而始識其面初署西協再署中協[illegible]重其才前年河西去年河東而始憐其苦且其署西協也正拱

兎報仇之始而支持半載地方恃以無虞其畧中恊也又長定失事之餘而整頓一春軍紀頼之粗立有臣如此何忍負之近雖以勘遣戍而彼核其罪此録其功自有不得而相掩者無妨入叙至於援遼軍下各將皆自領所部多不過二三百人獨萬化乎統領至千人約束嚴明甚合紀律去夏虜入長勇本官與副將官秉忠合兵追勦纔及交綏而虜即畏遁葢數十年來未有虜近萬騎袖手空歸而我不折一軍去一人

如此役之全者此堵截功何可以不錄也自長
勇之後遲報稍緩臣又與督臣議發馬價一萬
五千金遣本官往宣大買戰馬一千八百餘匹
視遼中多得七八百匹即近日陣多折損而馬
匹猶不至於大匱其勞又有足多者同時出關
將領如李光榮蕭如蕙左聰尨彪等本官部下
千總朱萬良梁汝貴等或旋到旋用或數月而
用而本官在遼首尾兩年反未錄用所當即以
原官起用酬其勞勩者也蓋援遼極久而又署

重地防衝邊著有勤勞者莫如趙夢麟萬化孚兩人臣故表而出之賀世賢領原任總兵王威所留內丁伍百名設防瀋陽已經年餘三四月間獨率孤軍與數千之虜一連三戰雖身被數鎗而督戰愈力虜皆大創而去以此分守道屢次呈詳討為備禦不肯放回昨已推為平虜備禦于遼得矣惟是本官主將王威已起大同總兵正當封事未定之際需各官丁甚急而彼中督撫亦皆移書向臣等取討彼此各為封疆似

難羈留所當改推賀世賢爲彼中備禦帶領各丁聽其西還而遺下之缺另行推補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趙夢麟等酌量錄用賀世賢就彼改推庶人人啓嚮用之誠而異日有事徵調四方功名之士必有急公赴義雲集而響應者矣緣係薦舉援遼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國寶親齋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　　日具

沿途流亡疏

奏爲謹陳沿途所見流亡情狀乞
早賜賑救以保畿民以弭近患事臣奉
命改差南直督學前月二十五日入關一路雨水阻
滯今月初七日始過
都門塞下游蒐幸瞻
天日拘例不得入城
陛見咫尺萬里犬馬不勝戀戀謹望
闕叩頭泣辭而南所有沿途流亡百姓傷心慘目不

敢以旅臣途次而忘入

告之義臣請畧言其狀臣自入關見一路田間蕎秋無穗問之土人皆云被雨傷胞含穗不出即出亦不結實粟黍多被停水毒日蒸死間有熟者又爲風刮落子粒止有稗子一種無恙而又苦不多然此猶就高地而言若下地則併其稗子亦不能得計山海撫寧盧龍遷安等處下地十居其五玉田豐潤薊州等處下地十居其七三河通州樂亭灤州等處下地十居其九實坻天

津武清靜海等五處則全是下地滄海桑田合併爲一矣又加初一初二日兩晝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併前所云高地一二分收成亦復無望時通州知州陳隨踏看水災謂臣於燕角地方忽報山水暴漲須臾間黍秫皆沒上午所見田禾下午皆成浮查漂梗對臣惟只痛哭而至於各處百姓流移在道者大羣小羣絡繹不絕每羣輒百人或數十人皆扶老携幼挑兒負女向近山州縣高處覓食及見高處無收復向

山海關欲往遼東恐難過關皆來臣前泣訴臣爲移書管關郎員外酌量放驗另置流民簿以記姓名各給由票以便回還葢本地旣無救濟勢難聽其自死不得巳權爲放生一着而實非長計也臣覩流民面貌尫羸瘦弱似鬼非鬼自股以下皆被水泡爛不能行動一步一捱或與妻子草中相守而泣或棄妻於途委兒於水中而去號泣之聲塞於道路臣想此等百姓不流移則死於溺流移則遍地皆荒亦無食可覔而

死於饑臣固爲今日民命憂民既流移則一散
四方便難還集而田地愈加抛荒錢糧益無出
辦臣又爲他日
國課憂況此輩饑寒既迫誰肯甘心受死或怨官
司不救或怨富民不借必相率嘯聚搶掠爲三
輔患害此又近地肘腋之憂更有不忍言者臣
爲今計不亟下緩徵之令則民有所迫不敢不
流不亟行賑貸之法則民無所望不得不流不
亟發通津之粟則官無所濟不能救民流不亟

重怠玩之罰則官又無所懲不肯惜民流今魚
鱉之民旦夕就死矣而追呼尚急賑救未聞倉
廪有空匱之虞官府無焚溺之拯在下者不憂
人民之流亡而惟徵解之是愁逢迎之是悅在
上者不問人民之流亡而惟瑣細之是務邊幅
之是脩平時不肯積儲既已先事而失其備遇
灾不速查賑又復臨事而緩其圖臣竊見而歎
之萬厯二十八九年保河等處饑
皇上發通津各倉糧一萬石耆賑三十二年又饑又

發銀數萬兩糧以數萬石賑糶今歲之荒視往歲更甚細問各州縣預備倉社倉皆無穀石惟年來喬御史括贖積穀所在貯有千石數百石眼前煑賑或可恃以起手而接濟難矣今內外當事諸臣加意民嵒自有往例可請舊法可行臣不代爲之贅獨念今日百姓業已流亡太半若不急急安置收恤有不空國而去盡人而死不已者散賑煑粥早舉一日早救一日之命不但未流者可保其不去而已流者亦可望其復還

臣惟以旱之一字為地方官俍駕耳臣記三十二年飢時欽定廵撫爲今倉場總督孫右都御史催各道府報灾不至尤據臣揭疏報故是年七八月間即行賑救所以饑民早得存濟免於流離今開撫按催報灾傷甚急而有司尚有對臣言不敢報分數者詰之則曰分數一定何以徵錢糧夫以一灾傷之分數尚不欲報而賑救之緩急可知也此臣之所以感慨太息不以行旅之匆匆而已於言者也伏惟

皇上哀憫流民
嚴勑上下在事諸臣乃早區處無令我民塡於道路
聚於山澤傷
皇上好生之仁爲
皇上好生之仁爲
犧軸腹心之禍臣愚幸甚